古典名著 名家点评

古文观止

〔清〕吴楚材 吴调侯 选评



中華書局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古文观止

古典名著　名家点评

〔清〕吴楚材　吴调侯　选评



中华书局

古文观止

[清] 吴楚材 吴调侯选评

Happily bring to you by ikandou.com
all rights reserved

古文观止

1. 简介
2. 卷一　周文
3. 卷二　周文
4. 卷叁　周文
5. 卷四　秦文
6. 卷五　管晏列传
7. 卷六　汉文
8. 卷七　六朝唐文
9. 卷八　唐文
10. 卷九　唐宋文
11. 卷十　宋文
12. 卷十一　宋文
13. 卷十二　明文
14. 附录一　元文
15. 附录二　清文
16. 爱看豆出品

简介

《古文观止》是自清代以来最为流行的古代散文选本之一。

《古文观止》是清人吴楚材、吴调侯于康熙三十三年１６９４选定的。二吴均是浙江绍兴人，长期设馆授徒，此书是为学生编的教材。除本书外，二吴还细著了《纲鉴易知录》。

散文是我国古代的主要文体之一。散文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一是先秦时期。《尚书》是第一部散文集。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产生了诸子散文。《左传》与《战国策》是先秦历史散文的代表。“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二是两汉时代，本期散文进一步发展，《史记》乃“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代表了两汉散文的最高成就。三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本期文章多讲求声律，形成马并俪文体，《水经注》、《洛阳伽蓝记》不同凡响。四是唐宋时期。中唐韩愈、柳宗元领导了古文运动，“文起八代之衰”。北宋时，欧阳修力倡古文，苏氏父子等人互相应和，古文日渐占领文坛。五是元明清时期。本期散文基本上继承发展了唐宋古文运动的精神。明代出现了前后七子的复古派，反对复古的唐宋派，主张性灵的公安派……，出现了归有光等散文大家，清代影响最大的是桐城派。

《古文观止》所选之文上起先秦，上迄明末，大体反映了先秦至明末散文发展的大致轮廓和主要面貌。其中包括《左传》３４篇、《国语》１１篇，《公羊传》３篇、《礼记》６篇，《战国策》１４篇，韩愈文１７篇；柳宗元文８篇，欧阳修１１篇，苏轼文１１篇，苏辙文３篇，王安石３篇……共２２２篇。本书入选之文皆为语言精炼、短小精悍、便于传诵的佳作。衡文标准基本上兼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当然所谓思想性是以不违背封建正统观念为基准的。选者以古文为正宗，也不排斥马并文收入４篇，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在文章中间或末尾，选者有一些夹批或尾批，对初学者理解文章有一定帮助；体例方面一改前人按文体分类的习惯，而是以时代为经，以作家为纬，值得肯定。

本书亦有入选不当者，因为选编主要是着眼于考科举时做策论，故选入了一些八股气息浓郁的文章。但作为一种古代散文的入门书，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

《古文观止》有中华书局出版本。

卷一　周文

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左传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於武公，公弗许。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

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西鄙北贰於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

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於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姜氏于城，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考叔为谷封人，闻之。有献於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我独无。"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

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周郑交质隐公叁年左传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於郑，郑公子忽为质於周。

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名成周之禾。周郑交恶。

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苟有明信，涧溪沼之毛，苹蘩薀藻之菜，筐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蘩采苹，雅有行苇酌，昭忠信也。”

石谏宠州吁隐公叁年左传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又娶于陈，曰厉妫。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妫，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

石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於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者，鲜矣。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是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弗听。

其子厚与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曹刿论战庄公十年左传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遂入见。

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於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叁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刿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叁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齐桓公伐楚盟屈完僖公四年左传

春，齐侯以诸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

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室。」赐我先君履，东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无棣。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

师进，次於陉。

夏，楚子使屈完如师。师退，次於召陵。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齐侯曰：“岂不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同好何？”对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屈完及诸侯盟。

宫之奇谏假道僖公五年左传

晋侯复假道於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寇不可，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

公曰：“晋，吾宗也。岂害我哉？”对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於盟府。将虢是灭，何爱於虞？且虞能亲於桓庄乎？其爱之也，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不唯逼乎？亲以宠逼，犹尚害之，况以国乎？”

公曰：“吾享祀丰，神必据我。”对曰：“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

弗听，许晋使。宫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腊矣！在此行也，晋不更举矣。”

冬，晋灭虢。师还，馆於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

子鱼论战僖公二十二年左传

楚人伐宋以救郑，宋公将战。大司马固谏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弗听。

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後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斗官歼焉。

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虽亡国之馀，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君未知战。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获则取之，何有於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叁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可也。”

介之推不言禄僖公二十四年左传

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

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叁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

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女偕隐。”遂隐而死。

晋侯求之不获，以，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

烛之武退秦师僖公叁十年左传

晋侯泰伯围郑，以其无礼於晋，且贰於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泛南。

佚之狐言於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许之，夜缒而出。

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

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乃还。

子犯请击之，公曰：“不可，微夫人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也。”亦去之。

卷二　周文

吕相绝秦成公十叁年左传

晋侯使吕相绝秦。曰：“昔逮我献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祸晋国，文公如齐，惠公如秦，无禄献公即世，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晋；又不能成大勋，而为韩之师。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则亦既报旧德矣。

郑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帅诸侯秦围郑。秦大夫不诣于我寡君，擅及郑盟，诸侯疾之，将致命于秦。文公恐惧，绥靖诸侯。秦师克还无害，则是我有大造於西也。

无禄，文公即世，穆不为吊，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肴地；奸绝我好；伐我保城。殄灭我费滑；散离我兄弟；挠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我襄公未忘君之旧勋，而惧社稷之陨，是以有肴之师。犹愿赦罪于穆公，穆公弗听，而即楚谋我。天诱其衷，成王陨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

穆、襄即世，康、灵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阙翦我公室；倾覆我社稷；帅我蝥贼，以来荡摇我边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羁马，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通，则是康公绝我好也。

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领西望，曰：「庶抚我乎！」君亦不惠称盟，利吾有狄难入我河县；焚我箕、郜；芟夷农功；虔刘我边陲；我是以有辅氏之聚。君亦悔祸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献穆，使伯车来命我景公。曰：「吾与女，同好弃恶，复修旧德，以追念前勋。」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会。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我之昏姻也。君来赐命曰：「吾与女伐狄」寡君不敢顾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使。君有二心於狄，曰：「晋将伐女。」狄应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恶君之二叁其德也亦来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来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叁公，楚叁王，曰：“余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不谷恶其无成德，是用宣之，以惩不壹。」诸侯备闻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就寡人。

寡人帅以听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顾诸侯，矜哀寡人而赐之盟，则寡

人之愿也。其承宁诸侯退，岂敢徼乱？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诸侯退矣！耙尽布之执事，俾执事实图利之。”

驹支不屈于晋襄公十四年左传

会于向，将执戎子驹支，范宣子亲数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女剖分而食之。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盖言语漏，则职女之由。诘朝之事，尔无与焉，与将执女。”

对曰：“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裔胄也。毋是翦弃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

昔文公与秦伐郑，秦人窃与郑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肴之师。晋御其上，戎亢其下，秦师不复，我诸戎实然。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来，晋之百役，与我诸戎，相继于时，以从执政，犹肴志也。岂敢离惕？今官之师旅，无乃实有所阙，以携诸侯，而罪我诸戎。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不与於会，亦无瞢焉！”赋青蝇而退。

宣子辞焉。使即事於会，成恺悌也。

子产告范宣子轻币襄公二十四年左传

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郑人病之。

二月，郑伯如晋。子产寓书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於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

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临女，无贰尔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则令名载而行之，是以远至迩安。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

宣子说，乃轻币。

晏子不死君难襄公二十五年左传

崔武子见棠姜而美之，遂取之。庄公通焉，崔子弑之。

晏子立於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

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子产论政宽猛昭公二十年左传

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

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

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毋从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也！”

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

蓼莪诗经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

之罄矣，维之耻，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无父何怙？出则衔恤，入则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南山烈烈，飘风发发。民莫不谷，我独何害！南山律律，飘风弗弗。民莫不谷，我独不卒！

劝学荀子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蓝，而青於蓝；冰、水为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绳，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曝，不复挺者，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而望矣，不知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戢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於物也。

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鸠”，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苇苕。风至苕折，卵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茎长四寸，生於高上之上，而临百仞之渊。木茎非能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接！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中正也。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肉腐生虫，鱼枯生蠹。怠慢忘身，祸灾乃作。强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秽在身，怨之所构。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也。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也。是故质的张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树成荫而众乌鸟焉，醯酸而蚋聚焉。故言有招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骑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行衢道不至，事两君者不容。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聪。蛇无足而飞，梧鼠五技而穷。诗曰：“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故君子结於一也。昔者瓠鼓瑟，而流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故声无小而不闻，行无隐而不形。玉在山而草

润，渊生珠而崖不枯。为善不积邪？安有不闻者乎？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後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进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故不问而告谓之傲，问一而告二谓之。傲，非也，、非也；君子如向矣。

卷叁　周文

召公谏厉王止谤国语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辨；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於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於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王弗听，於是国人莫敢出言。叁年，乃流王於彘。

襄王不许请隧国语

晋文公既定襄王郏，王劳之以地。辞，请隧焉，王弗许。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备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馀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宁宇，以顺及天地，无逢其灾害。先王岂有赖焉？内官不过九御，外官不过九品，足以供给神而已，岂敢厌纵其耳目心腹，以乱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临长百姓，而轻重布之，王何异之有？

今天降祸灾於周室，余一人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赏私德。其叔父实应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岂敢有爱，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有德，更姓改物，以创制天下，自显庸也，而缩取备物以镇抚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辞之有与？若犹是姬姓也，尚将列为公侯，以复先王之职，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懋昭明德，物将自至，余何敢以私劳变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与百姓何？何政令之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

敬姜论劳逸国语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绩，文伯曰：“以之家而主犹绩，惧干季孙之怒也。其以为不能事主乎？”其母叹曰：“鲁其亡乎？使僮子备官而未之闻耶？居，吾语女。昔圣王之处民也，择瘠土而处之，劳其民而用之，故长王天下。夫民劳则思，思则善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

是故天子大采朝日，与叁九公九卿，祖识地德，日中考政，与百官之政事。师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与大史司载纠虔天刑。日入，监九御，使洁奉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诸侯朝修天子之业命，昼考其国国职，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无淫，而後即安。卿大朝考其职，昼讲其庶政，夕序其业，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复，夜而计过，无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动，晦而休，无日以怠。王后亲织玄，公侯之夫人，加之。卿之内为大带，命妇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赋事，蒸而献功，男女效绩，愆则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训也！自上以下，谁敢淫心舍力？

今我寡也，尔又在下位，朝夕处事，犹恐忘先人之业。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无废先人。」尔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惧穆伯之绝祀也？”

仲尼闻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妇不淫矣！”

句践复国国语

越王句践栖於会稽之上，乃号令於叁军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国子姓，有能助寡谋而退吴者，吾与之共知越国之政。”大夫种进对曰；“臣闻之，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夫虽无四方之忧，然谋臣与爪牙之士，不可不养而择也；譬如蓑笠，时雨既至必求之。今君既栖於会稽之上，然後乃求谋。遂使之行成於吴曰；“寡君句践乏无所使，使其下臣种，不敢彻声闻於天王，私於下执事曰；寡君之师徒，不足以辱君矣，愿以金玉子女赂君之辱，请句践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国之宝器毕从；寡君率越国之众，以从君之师徒，惟君左右之。若以越国之罪为不可赦也，将焚宗庙，系妻子，沈金玉於江；有带甲五千人，将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带甲万人事君也，无乃即伤君王之所爱乎？与其杀是人也，宁其得此国也，其孰利乎？”

夫差将欲听，与之成。子胥谏曰；“不可！夫吴之与越也，仇雠敌战之国也，叁江环之，民无所移，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君将不可

改於矣。员闻之；「陆人居陆，水人居水。」夫上党之国，我攻而胜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车；夫越国，吾攻而胜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其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灭之。虽悔之，必无及已。”越人饰美女八人，纳之太宰，曰；“子苟赦越国罪，又有美於此者将进之。”太宰谏曰；“闻古之伐国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与之成而去之。

句践说於国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又与大国执雠，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则寡人之罪也，寡人请更。”於是葬死者，问伤者，养生者，吊有忧，贺有喜，送往者，迎来者，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叁百人於吴，其身亲为夫差前马。

句践之地，南至於句无，北至於御儿，东至於鄞，西至於姑蔑，广运百里。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寡人闻古之贤君，四方之民归之，若水之归下也，今寡人不能，将帅二、叁子夫妇以蕃。”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娶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酒、一犬；生女子，二酒、一豚；生叁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当室者死，叁年释其政；支子死，叁月释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妇、疾疹、贫病者，纳其子。其达士，洁其居，美其服，饱其食，而摩厉之於义。四方之士来者，必庙礼之，句践载稻与脂於舟以行，国之孺子之游者，无不哺也，无不也，必问其名。非其身之所种则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织者不衣。十年不收於国，民居有叁年之食。

柄之父兄请曰；“昔者，夫差耻吾君於诸侯之国；今越国亦节矣，请报之！”句践辞曰：“昔者之战也，非二、叁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与知耻？请姑无庸战！”父兄又请曰；“越，四封之内，视吾君也，犹父母也，子而思报父母之仇，臣而思报君之雠，其有敢不尽力者乎？请复战！”句践既许之，乃致其众而誓之，曰；“寡人闻古之贤君，不患其众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亿有叁千，不患其行之少耻也，而患其众之不足也。今寡人将助天灭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进旅退。”进则思赏，退则思刑；如此，则有常赏；进不用命，退则无耻，如此，则有常邢。”果行，国人皆皆劝；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妇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无死乎？”是故败吴於囿，又败之於没，又郊败也。

夫差行成，曰；“寡之师徒，不足以辱君矣，请以金玉子女赂君之辱！”句践对曰；“昔天以越与吴，而吴不受；今天以吴予越，越可以无听天命听君之令乎？吾请达王甬句东，吾与君为二君乎？”夫差对曰；“寡人礼先壹饭矣，君若不忘周室而为敝邑宇，亦寡人之愿也。

君若曰；「吾将残汝社稷，灭汝宗庙。」寡人请死，余何而目以视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遂灭吴。

宋人及楚人平宣公十五年鲍羊传

外平不书，此何以书？大其平乎己也。何大乎其平乎己？

庄王围宋，军有七日之粮尔；尽此不胜，将去而归尔。於是使司马子反乘堙而宋城，宋华元亦乘堙而出见之。司马子反曰；“子之国如何？”华元曰；“备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马子反曰；“嘻！甚矣惫！虽然，吾闻之也。围者，柑马而秣之，使肥者应客，是何子之情也？”华元曰：“吾闻之，君子见之厄，则矜之；小人见人之厄，则幸之。吾见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马子反曰：“诺，勉之矣！吾军亦有七日之粮尔，尽此不胜，将去而归尔。”揖而去之。

反于庄王。庄王曰；“何如？”司马子反曰；“惫矣！”曰；“何如？”曰；“日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庄王曰；“嘻！甚矣惫！虽然，吾今取此，然後而归尔。”司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军有七日之粮尔。”庄王怒曰：“吾使子往视之，子曷为告之。”司马子曰；“以区区之宋，犹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无乎？是以告之也。”庄王曰：“诺，舍而止。虽然，吾犹取此，然後归尔。”司马子反曰；“然则，君请处于此，臣请归尔。”庄王曰；“子去我而归，吾孰与处于此？吾亦从子而归尔。”引师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此皆大夫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平者在下也。

虞师晋师灭夏阳僖公二年比梁传

非国而曰灭，重夏阳也。虞无师，其曰师何也？以其先晋，不可以不言师也。其先晋何也？为主乎灭夏阳也。夏阳者，虞虢之塞邑也，灭夏阳而虞虢举矣。

虞之为主乎灭夏阳何也？晋献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产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晋国之宝也！如受吾币，而不借吾道，则如之何？”荀息曰：“此小柄之所以事大国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币。如受吾币而借吾道，则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而置之外也！”公曰：“宫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宫之奇之为人也，达心而懦，又少长于君。达心则其言略，懦则不能强谏，少长於君，则君轻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国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虑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

爆之奇谏曰："晋国之使者，其辞卑而币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听，遂受其币而借之道。宫之奇又谏曰："语曰：「亡则齿寒。」其斯之谓与！"挈其妻子以奔曹。

献公亡虢五年，而後举虞。荀息牵马操璧而前曰："璧则犹是也，而马齿加长矣。"

晋献公杀世子申生檀弓

晋献公将杀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谓之曰："子盖，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骊姬，是我伤公之心也！"曰："然则盖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谓我欲杀君也。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我何行如之？"使人辞於狐辞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爱其死？虽然，吾君老矣，子少，国家多难。伯氏不出而图吾君；伯氏苟出而图吾君，申生受赐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为恭世子也。

杜蒉扬觯檀杯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饮酒，师旷、李调侍。鼓钟。杜篑自外来，闻钟声，曰："安在？"曰："在寝。"杜篑入寝，历阶而升。酌曰："旷饮斯。"又酌曰："调饮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饮之。降，趋而出。平公呼而进之，曰："蒉，曩者尔心或开予，是以不与尔言。尔饮旷，何也？"曰："子卯不乐。知悼子在堂，斯其为子卯也大矣！旷也，太师也，不以诏。是以饮之也。""尔饮调，何也？"曰："调也，君之亵臣也，为一饮一食，亡君之疾。是以饮之也。""尔饮，何也？"曰："篑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与知防。是饮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过焉。酌而饮寡人！"杜篑洗而扬觯。公谓侍者曰："如我死，则必无废是爵也！"至于今，既毕献，斯扬觯，谓之"杜举"。

卷四　秦文

苏秦以连横说秦战国策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

秦王曰：“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烦大臣。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愿以异日。”

苏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兜，舜伐叁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霸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古者使车毂击驰，言语相结，天下为一。约从连横，兵革不藏，文士并饬，诸侯乱惑，万端俱起，不可胜理。科条既备，民多伪态；书策稠浊，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无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辩言伟服，战攻不息；繁称文辞，天下不治。舌敝耳聋；不见成功，行义约信；天下不亲。於是及废文任武，厚养死士，缀甲厉兵，效胜於战场。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叁王五霸，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宽则两军相攻，迫则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胜於外；义强於内。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万乘，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於教，乱於治，迷於言，惑於言，沈於辩，溺於辞，以此论之，王固不能行也。”

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敝，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赢，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愧色。归至家，妻不下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然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

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

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乌集阙，见

说赵王於华屋之下。抵掌而谈，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镒，以随其後。约从散横，以抑强秦。故苏秦相於赵，而关不通。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一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於兄弟。夫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庙之内，不式於四境之外。”当秦之隆，黄金万镒为用，转毂连骑，炫於道。山东之国，从风而服，使赵大重。

且夫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枢之士耳，伏轼撙衔，横历天下，庭说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

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叁十里。妻侧目而视，侧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忽乎哉？

邹忌讽齐王纳谏战国

邹忌八尺有馀，而形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

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乃君也。”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曰：“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来，熟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见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有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观之，王之敝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於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後，时时而间进。年之後，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韩魏闻之，皆朝於齐，此所谓战胜於朝廷。

颜说齐王战国策

齐宣王见颜曰：“前。”亦曰：“王前。”宣王不说。左右曰：“王，人君也。，人臣也。王曰前，亦曰王前，可乎？”对曰：“夫前为慕势，王

前为趋士，与使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

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今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

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愿请受为弟子，且颜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车，妻子衣服丽都。”颜辞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则破焉。非弗宝贵矣，然夫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选则禄焉。非不得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愿得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净贞正以自虞。”则再拜而辞去。君子曰：“知足矣！遍真反璞，则终身不辱。”

冯谖客孟尝君战国策

齐人有冯谖者，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孟尝君曰：“客何好？”曰：“客无好也。”曰：“客何能？”曰：“客无能也。”孟尝君笑而受之，曰：“诺！”左右以君贱之也，食以草贝。居有顷，倚柱弹其剑，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左右以告。孟尝君曰：“食之，比门下之客。”居有顷，复弹其铗，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车！”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尝君曰：“为之驾，比门下之车客。”於是，乘其车，揭其剑，过其友，曰：“孟尝君客我！”後有顷，复弹其剑铗，歌曰：“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左右皆恶之，以为贪而不知足。孟尝君问：“冯公有亲乎？”对曰：“有老母！”孟尝君使人给其食用，无使乏。於是冯谖不复歌。後，孟尝君出记，问门下诸客：“谁习计会能为文收责於薛者乎？”冯谖署曰：“能！”孟尝君怪之曰：“此谁也？”左右曰：“乃歌夫长铗归来者也。”孟尝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负之，未尝见也。”请而见之，谢曰：“文倦於事，愦於忧，而性愚，沈於国家之事，开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为收责於薛乎？”冯谖曰：“愿之！”於是，约车治装，载劵契而行，辞曰：“责收毕，以何市而反？”孟尝君曰：“视吾家所寡有者！”驱而之薛。使吏召诸民当偿者，悉来合劵。劵遍合，起矫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劵，民称万岁。长驱到齐，晨而求见。孟尝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见之，曰：“责毕收乎？来何疾也！”曰：“收毕矣！”“以何市而反？”冯谖曰：“君云视吾家所寡有者。臣窃计君官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陈。君家所寡有者以义耳！窃以为君市义。”孟尝君曰：“市义奈何？”曰：“今君有区区之薛，不拊爱子其民，因而贾利之。臣窃矫君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劵，民称万岁，乃臣所以为君市义也。”孟尝君不说，曰：“诺！先生休矣！”後*年，齐王谓孟尝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孟尝君就国於薛，未至百里，民扶

老携幼，迎君道中。孟尝君顾谓冯谖曰："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冯谖曰："狡兔有叁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孟尝君予车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於梁，谓惠王曰："齐放其大臣孟尝君於诸侯，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强！"於是，梁王虚上位，以故相为上将军，遣使者黄金千斤，车百乘，往聘孟尝君。冯谖先驱，诫孟尝君曰："千金重币也，百乘显使也，齐其闻之矣！"梁使叁反，孟尝君固辞不往也。齐王闻之，君臣恐惧，遣太傅＊黄金千斤，文车二驷，服剑一，封书谢孟尝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庙之崇，沈於谄谀之臣，开罪於君，寡人不足为也。愿君顾先王之宗庙，姑反国统万人乎？"冯谖诫孟尝君曰："愿请先王之祭器，立宗庙於薛。"庙成，还报孟尝君曰："叁窟已就，君姑高枕为乐矣！"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冯谖之计也。触说赵太后战国策

赵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於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谏；太后明谓左右，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左师触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揖之。入而徐趋，至而自谢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见久矣。窃自恕，而恐太后玉体之有所也；故愿望见太后。"太后曰："老妇恃辇而行。"曰："日食饮得无衰乎？"曰："恃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叁，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妇不能。"太后之色稍解。左师公曰："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爱怜之，愿令得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官。没死以闻。"太后曰："敬诺。年几何矣？"对曰："十五岁矣。虽少，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太后曰："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对曰："甚於妇人。"太后笑曰："妇人异甚。"对曰："老臣窃以为媪之爱燕后，贤於安君。"曰："君过矣！不若长安君之甚。"左师公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念悲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岂非计久长，有子孙相继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师公曰："今叁世以前，至於赵之为赵，赵王之子孙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曰："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曰："老妇不闻也。""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於赵？老臣以媪为长安君计短也；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也。"於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於齐，齐兵乃出。子义闻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鲁共公择言战国策梁王魏婴觞诸侯於范台，酒酣，请鲁君举觞。鲁君兴，避席择言曰：“昔者帝女令仪作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齐桓公夜半不，易牙乃煎敖燔炙和调五味而进之，桓公食之而饱，至旦不觉。”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国者。”晋文公得南之威，叁日不听朝，遂推南之威而远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国者。”楚王登强台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临彷徨，其乐忘死，遂盟强台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台陂亡其国者。”今主君之尊，仪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调也；左白台而右闾须，南威之美也；前夹林而後兰台，强台之乐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国；今主君兼此四者，可无戒与？”梁王称善相属。

李斯谏逐客书李斯

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为其主游间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东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孙支於晋。此五子者，不产於秦，而穆公用之，井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叁川之地，西井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与，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後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後官；而骏马，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後官，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於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於侧也。夫击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笆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致诸侯之术也。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者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士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叁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

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盗粮者也。夫物不产於秦，可宝者多；士不产於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於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

卜居楚辞屈原既放，叁年，不得复见；竭知尽忠，而蔽鄣於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乃往见太卜郑詹尹曰："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詹尹乃端策拂龟曰："君将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生乎？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乎？将呰栗斯，喔咿儒儿，以事妇人乎？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楹乎？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与波上下，以全吾躯乎？宁与骐骥亢轭乎？将随驽马之*乎？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争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詹尹乃译策而谢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此事。"

渔父屈原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叁闾大夫与！何故至於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於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其釃？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於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莞尔而笑，鼓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宋玉对楚王问楚辞楚襄王问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遗行与？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宋玉对曰："唯，然，有之！愿大王宽其罪，使得毕其辞。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故鸟有凤而鱼有鲲，凤凰上击九千里，绝云霓，负苍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篱之，岂能与之料天地之高哉？鲲鱼朝发昆仑之墟，暴於碣石，暮宿於孟诸；夫尺泽之鯢，岂能与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鲲也，士亦有之。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

卷五汉文孔子世家赞史记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

伯夷列传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於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於虞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於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於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杀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於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於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着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後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举世混独，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於後世

哉！

卷五　管晏列传

避仲夷吾者，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避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叁仕叁见逐於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叁战叁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於齐，有封邑者十馀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於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会，桓公欲背曹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管仲富拟於公室，有叁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於诸侯。後百馀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叁世显名於诸侯。

越石父贤，在缧绁中，晏子出，遭之涂，解左骖赎之，载归。弗谢，入闺，久之，越石父请绝，晏子惧然，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绝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闻君子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缧绁中，彼不知我也，夫于既已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晏子於是延入为上客。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着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及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後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货殖列传序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夫山西饶材、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梓、姜、桂、金、、连、丹、沙、犀、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奇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叁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营丘，地泻卤，人民寡。於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至而辐奏。故齐

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

“其後：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叁归，位在陪臣，富於列国之君。是以齐富至於威宣也。故曰：「仓廪实而佑礼节。衣食足而佑荣辱。」

“礼生於有，而废於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报任少卿书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於接物，推贤进士气为务；意气勤勤垦垦，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是也；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锺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若仆大质已亏缺矣，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书辩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久不报，幸勿过！

仆闻之，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托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於欲利，悲莫痛於伤心，行莫丑於辱先，而诟莫大於宫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袁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於宦竖，莫不伤气，况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庭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馀，荐天下豪隽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馀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又不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於此矣。乡者，仆亦常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茸之中，乃欲卯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

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材，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伎，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胡，卬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馀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徵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冒白刃，北首争死敌者。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後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於天下。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视；左右亲近不为壹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李陵既生降，其家声，而仆又佴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

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闲，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为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轻於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楚受辱，其次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猛虎处深山，百兽震恐，及其在阱槛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定计於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幽於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己至此，言不

辱者，所谓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牖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阴，王也，受械於陈；彭越、张敖，南乡称孤，系狱具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於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关叁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加，不能引决自财，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弱，形也。审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财绳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之闲，乃欲吊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为此也。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於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蚤失二亲，无兄弟，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不表於後也。

进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倪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叁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於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叁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着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之臣，宁得自引深藏穴邪！笔且从俗浮湛，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之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之私指谬乎！今虽欲自雕曼辞以自解，无益，於俗不信，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书不能尽意，故略陈固陋。

荆轲传

荆轲者，卫人也。其先乃齐人。徙於卫，卫人谓之庆卿；而之燕，燕人谓之荆卿。荆轲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东郡，徙卫元君之支属於野王。荆轲尝游，过榆次，与盖聂论剑，盖聂怒而目之。荆轲出，人或言复召荆卿，盖聂曰：“曩者吾与论剑有不称者，吾目之，试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则已驾而去榆次矣。使者还报，盖聂曰：“固去也，吾曩者

目摄之。”

荆轲游於邯郸，鲁句践与荆轲博争道，鲁句践怒而叱之，荆轲嘿而逃去，遂不复会。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於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荆轲虽游於酒人乎！然其为人沈深好书，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其之燕，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顷之，会燕太子丹质秦亡归燕。燕太子丹者，故尝质於赵，而秦王政生於赵，其少时与丹。及政立为秦王，而丹质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归。归而求为报秦王者，国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栋，以伐齐楚叁晋，稍蚕食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祸之至。太子丹患之，问其傅鞠武。武对曰：“秦地遍天下，威胁韩魏赵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泾渭之沃，擅巴汉之饶，右陇蜀之山，左关肴之险，民众而士厉，兵革有馀。意有所出，则长城之南，易水之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见陵之怨，欲批其逆鳞哉？”丹曰：“然则何由？”对曰：“请入图之。”

居有闲，秦将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谏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积怒於燕，足为寒心，又况闻樊将军之所在乎！是谓委肉当饿虎之蹊也，祸必不振矣，虽有管晏，不能为之谋也。愿太子疾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请西约叁晋，南连齐楚，北购於单于，其後乃可图也。”太子曰：“太傅之计旷日弥久，心然，恐不能须臾。且非独於此也。夫樊将军穷困於天下，归身於丹，丹终不以迫於秦而弃所哀怜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时也，愿太傅更虑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祸而求福，计浅而怨深，连结一人之後交，不顾国家之大害，此谓资怨而助祸矣。夫以鸿毛燎於垆炭之上，必无事矣。且以雕鸷之秦，行怨暴之怒，岂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为人智深而勇沈，可与谋。”太子曰：“愿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诺。”出见田先生，道太子愿图国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为导，跪而席。田光坐定，左右无人，太子避席而请曰：“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闻骐骥盛壮之时，一日而驰千里，至其衰老，驽马先之。今太子闻光盛壮之时，不知臣精已消亡矣。虽然光不敢以图国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愿因先生得结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诺。”即起趋出，太子送至门，戒曰：“丹所报，先生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田光而笑曰：“诺。”偻行见荆卿曰：“光与子相善，燕莫不知；今太子闻光壮盛之时，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光窃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愿足下过太子於宫。”荆轲曰：“谨奉教。”田光曰：“吾闻之，长者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国

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为行而使人疑之，非节侠也。”欲自杀以激荆卿，曰：“愿足下急过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轲遂见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顷而後言曰：“丹所以诫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谋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岂丹之心哉！”荆轲坐定，太子避席顿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弃其孤也。今秦有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尽天下之地，臣海内之王者，其意不厌。今秦已虏韩王，尽纳其地，又举兵南伐楚，北临赵，王翦将数十万之众距漳邺，而李信出太原云中。赵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则祸至燕。燕小弱，数困於兵，今计举国不足以当秦。诸侯服秦，莫敢合从。丹之私计，愚以为诚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以重利，秦王贪，其势必得所愿矣。诚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则不可，因而刺杀之。彼秦大将擅兵於外，而内有乱，则君臣相疑；以其闲，诸侯得合从，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愿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轲曰：“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顿首，固请毋让，然後许诺。於是尊荆轲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闲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

久之，荆轲未有行意。秦将王翦破赵，虏赵王，尽收其地，进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惧，乃请荆轲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则虽欲长侍足下，岂可得哉！”荆轲曰：“微太子言，臣愿谒之，今行而毋信，则秦未可亲也。夫樊将军秦王购之金千斤，邑万家。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得有以报。”太子曰：“樊将军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愿足下更虑之。”荆轲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见樊於期曰：“秦之遇将军可谓深矣，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顾计不知所出耳。”荆轲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国之患，报将军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为之奈何？”荆轲曰：“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王，秦不必喜而见臣。臣左手把其抽，右手其胸；然则将军之仇报而燕见陵之愧除矣。将军岂有意乎？”樊於期偏袒而进曰：“此臣之日夜切齿腐（拊）心也。乃今得闻教。”遂自刭。太子闻之，驰往伏而哭，极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药之，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乃装为遣荆卿。燕国有勇士秦舞阳，年十叁杀人，人不敢忤视，乃令秦舞阳为副。荆轲有所待，欲与俱；其人居远未来，而为治行，顷之未发。太子迟之，疑其改悔，乃复请曰：“日已尽矣，荆卿岂有意哉？丹请得先遣秦舞阳。”荆轲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秦。仆所以留

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目，发尽上指冠。於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遂至秦，持千金之资币物，厚遗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嘉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诚振怖大王之威，不敢举兵以逆军吏，愿举国为内臣比诸侯之列，给贡职如郡县，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庙。恐惧不敢自陈，谨斩樊於期之头，及献燕督亢之地图，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闻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闻之大喜，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舞阳奉地图匣，以次进。至陛，秦舞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荆轲顾笑舞阳，前谢曰：“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愿大王少假借之，使得毕使於前。”秦王谓轲曰：“取舞阳所持地图。”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竖），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之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召不得上。方急时，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轲乃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以手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秦王方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秦王，不中，中铜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杀轲，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论功赏群臣及当坐者各有差，而赐夏无且黄金二百镒，曰：“无且爱我，乃以药囊提荆轲也。”

於是，秦王大怒，益发兵诣赵，诏王翦军以伐燕。十月而拔蓟城，燕王喜、太子丹等尽率其精兵东保於辽东。秦将李信追击燕王急，代王嘉乃遗燕王喜书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诚杀丹献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斩太子丹，欲献之秦；秦复进兵攻之，後五年秦卒灭燕，虏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号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轲之客，皆亡。高渐离变名姓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闻其家堂上客击筑，傍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从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窃言是非。”家大人召使前击筑，一坐称善，赐酒。而高渐离念久隐畏约无穷时，乃退，出其将匣中筑与其善

衣，更容貌而前。举坐客皆惊，下与抗礼，以为上客，使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宋子传客之。闻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见。人有识者，乃曰："高渐离也。"秦皇帝惜其善击筑，重赦（杀）之，乃其目，使击筑，未尝不称善，稍益近之。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鲁句践已闻荆轲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讲於刺剑之术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为非人也。"

廉颇蔺相如列传廉颇者，赵之良将也。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拜为上卿，以勇气闻於诸侯。蔺相如者，赵人也；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

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闻之，使人遗赵王书，愿以十五城请易璧。赵王与大将军廉颇诸大臣谋，欲予秦，秦城恐可得，徒见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来。计未定，求人可使报秦者，未得。宦者令缪贤曰："臣舍人蔺相如可使。"王问："何以知之？"对曰："臣尝有罪，窃计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语曰：「臣尝从大王与燕王会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愿结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谓臣曰：「夫赵而燕弱，而君幸於赵王，故燕王欲结於君。今君乃亡赵走燕，燕畏赵，其势必不敢留君而束君归赵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质请罪，则幸得脱矣。」臣从其计，大王亦幸赦臣。臣窃以为其人勇士，有智谋，宜可使。"於是王君见，问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请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而赵弱，不可不许。"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赵不许，曲在赵；赵予璧而秦不予赵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宁许以负秦曲。"王曰："谁可使者？"相如曰："王必无人，臣愿奉璧往，使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赵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

秦王坐章台见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相如视秦王无意偿赵城，乃前曰："璧有瑕，请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谓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发书至赵王，赵王悉召群臣议，皆曰：「秦贪，负其，以空言求璧，偿城恐不可得。」议不欲予秦璧，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且以一璧之故逆秦之，不可。於是赵王乃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书於庭。何者？严大国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见臣列观，礼节甚倨；得璧，传之美人以戏弄臣。臣观大王无意偿赵王城邑，故臣复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辞谢固请，召有司案图，指从此以往十五都予赵。相如度秦王特以诈佯为予

赵城，实不可得，乃谓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传宝也；赵王恐，不敢不献。赵王送璧时，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斋戒五日，设九宾於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终不可夺，遂许斋五日，舍相如广成传舍。

相如度秦王虽斋，决负约不偿城，乃使其从者衣褐，怀其璧，从迳道亡。归璧于赵。

秦王斋五日後，乃设九宾礼於庭，引赵使者蔺相如。相如至，谓秦王曰："秦自缪公以来二十馀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臣诚恐见欺於王而负赵，故令人持璧归，间至赵矣。且秦而赵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赵，赵立奉璧来；今以秦之而先割十五都予赵，赵岂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臣请就汤镬，唯大王与群熟计议之！"秦王与群臣相视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杀相如，终不得璧也，而绝秦赵之；不如因而厚遇之，使归赵。赵王岂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见相如，毕礼而归之。

相如既归，赵王以为贤大夫，使不辱於诸侯，拜相如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赵，赵亦终不予秦璧。

其後秦伐赵，拔石城；明年，复攻赵，杀二万人。秦王使使者赵王，欲与王为好会於西河外渑池。赵王畏秦，欲毋行。廉颇蔺相如计曰："王不行；示赵弱且怯也。"赵王遂行，相如从。廉颇送至境，与王诀曰："王行，度道里会之礼毕，还，不过叁十日；叁十日不还，则请太子为王，以绝秦望。"王许之，遂与秦王会渑池。

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缶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於是相如前进缶，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缶。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赵王不怿，为一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击缶。"秦之群臣曰："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蔺相如亦曰："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秦王竟酒，终不加胜於赵，赵亦盛设兵以待秦，秦不敢动。

既罢，归国，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廉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宣言曰："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闻，不肯与会，相如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已而，相如出，望见廉颇，相如引车避匿，於是舍人相如相与谏曰："臣所以

去亲戚而事君者，从慕君之高义也。今君与廉颇同列，廉君宣恶言，而君畏匿之，恐惧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於将相乎？臣等不肖，请辞去。”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视廉将军孰与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虽驽，独畏廉将军哉！彼吾念之，秦之所以不加兵於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後私雠也。”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曰：“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卒相与，为刎颈之交。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

卷六　汉文

贾谊过秦论上

秦孝公据肴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而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约从离横，兼韩、魏、燕、赵、齐、楚、宋、卫、中山之众。於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昭滑、楼缓、翟景、苏厉、栾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儿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於是从散，争割地而赂秦。秦有馀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施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馀烈，振长策而驭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馀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而报怨。於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兵而谁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始皇既没，馀威震於殊俗。然而陈涉，牖绳枢之子，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肴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於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棘矜，非於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沆於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曩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馀年矣；然後以六合为家，肴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曹错论贵粟疏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无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馀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遍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农，不农则不地着；不地着则离乡轻家，民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犹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轻；饥不得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居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於农桑，薄俺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火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北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长时，聚於市，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旦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征暴赋，赋敛不时，朝今而暮当具。有者，半价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於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於贵粟。贵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馀者也。取於有馀，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馀，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於民心，所补者叁：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叁曰劝农功。

今令民大车骑马匹者，复卒叁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

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边，以受爵免罪，不过叁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长门赋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遥以自虞。魂逾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居。言"我朝往而暮来"兮，饮食乐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笔兮，交得意而相亲。伊予志之慢愚兮，怀真悫之心。愿赐问而自进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虚言而望诚兮，期城南之离宫。修薄具而自设兮，君曾不肯乎幸临。

廓独潜而专精兮，天飘飘而疾风。登兰台而遥望兮，神而外淫。浮云郁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昼阴。雷殷殷而响起兮，声象君之车音。飘风回而起闰兮，举帷幄之；桂树交而相纷兮，芳酷烈之。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啸而长吟。翡翠胁翼而来萃兮，鸾凤翔而北南。心凭噫而不舒兮，邪气壮而攻中。

下兰台而周览兮，步从容於深宫。正殿块以造天兮，郁并起而穹崇。间徙倚於东厢兮，观夫靡靡而无穷。挤玉户以撼金铺兮，声噌而似钟音。刻木兰以为榱兮，饰文杏以为梁。罗丰茸之游树兮，离楼梧而相撑。施瑰木之栌兮，委参差以糠梁。时彷佛以物类兮，象积石之将将。五色炫以相曜兮，烂耀耀而成光。致错石之瓴甓兮，象瑁之文章。张罗绮之幔帷兮，垂楚组之连纲。抚柱楣以从容兮，览曲台之央央。白鹤以哀号兮，孤雌於枯杨。日黄昏而望绝兮，怅独托於空堂。

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变调兮，奏愁思之不可

长。按流徵以却转兮，声幼妙而复扬。贯历览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昂。左右悲而垂泪兮，涕流离而从横。舒息悒而增欷兮，履起而彷徨。榆长袂以自翳兮，数昔日之殃。无面目之可显兮，遂颓思而就床。抟芬若以为枕兮，席荃兰而香。忽寝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觉而无见兮，魂若有亡。众鸡鸣而愁予兮，起视月之精光。观众星之行列兮，毕昴出於东方。望中庭之蔼蔼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岁兮，怀郁郁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复明。妾人窃自悲兮，究年岁而不敢忘。

马援戒兄子严敦书

援兄子严、敦，并喜讥议，而通轻侠客。援前在交趾，还书诫之曰："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论议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恶之甚矣，所以复言者，施衿结，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

"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讫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将下车辄切齿，州郡以为言，吾常为寒心，是以不愿子孙效也。"

苏武传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并为郎，稍迁，至移中厩监。时汉连伐胡，数通使相窥观。匈奴留汉使郭吉、路充国等前後十馀辈，匈奴使来，汉亦留之相当。天汉元年，且侯单于初立，恐汉袭之。乃曰："汉天子，我丈人行也。"尽遍汉使路充国等。武帝嘉其义，乃遣武以中郎将使持节送匈奴使留在汉者，因厚赂单于，答其善意。

武与副中郎将张胜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馀人俱。既至匈奴，置币遗单于；单于益骄，非汉所望也。方欲发使送武等，会缑王与长水虞常等谋反匈奴中。缑王者，昆邪王姊子也，与昆邪王俱降汉，後随浞野侯没胡中，及卫律所将降者，阴相与谋，劫单于母阏氏归汉。会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汉时，素与副张胜相知，私候胜曰："闻汉天子甚怨卫律，常能为汉伏弩射杀之，吾母与弟在汉，幸蒙其赏赐。"张胜许之，以货物与常。後月馀，单于出猎，独阏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馀人欲发，其一人夜亡告之。单于子弟发兵与战，缑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单于使卫律治其事。张胜闻之，恐前语发，以状语武。武

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见犯乃死，重负国！”欲自杀，胜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张胜。单于怒，召诸贵人议，欲杀汉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谋单于，何以复加？宜皆降之。”单于使卫律召武受辞。武谓惠等：“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引佩刀自刺。卫律惊，自抱持武。驰召医，凿地为坎，置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气绝，半日复息。惠等哭，舆归营。单于壮其节，朝夕遣人候问武，而收系张胜。

武益愈。单于使使晓武，会论虞常，欲因此时降武。剑斩虞常已，律曰：“汉使张胜谋杀单于近臣，当死；单于募降者，赦罪。”举剑欲击之，胜请降。律谓武曰：“副有罪，当相坐。”武曰：“本无谋，又非亲属，何谓相坐。复举剑拟之。武不动。律曰：“苏君，律前负汉归匈奴，幸蒙大恩，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富贵如此。苏君今日降，明日复然。空以身膏草野，谁复知之？”武不应。律曰：“君因我降，与君为兄弟；今不听吾计，後虽复欲见我，尚可得乎？”武骂律曰：“女为人臣子，不顾恩义，畔主背亲，为降虏於蛮夷，何以女为见？且单于信女，使决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斗两主观祸败。南越杀汉使者，屠为九郡；宛王杀汉使者，头县北阙；朝鲜杀汉使者，即时诛灭。独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两国相攻，匈奴之祸，从我始矣！”律知武终不可胁，白单于。单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

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野鼠去实而食之。仗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积五、六年，单于弟於王弋射海上。武能网纺缴，檠弓弩於王爱之，给其衣食。叁岁馀，王病，赐武马畜、服匿、穹庐。王死後，人众徙去。其冬，丁令盗武牛羊，武复穷厄。

初，武与李陵俱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单于使陵至海上，为武置酒设乐。因谓武曰：“单于闻陵与子卿素厚，故使陵来说足下，虚心欲相待。终不得归汉，空自苦亡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前长君为奉车，从至雍阳宫，扶辇下除，触柱，折辕，劾大不敬，伏剑自刎，赐钱二百万以葬。孺卿从祠河东后土，宦骑与黄门驸马争船，推堕驸马河中，溺死，宦骑亡。诏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饮药而死。来时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阳陵。子卿妇年少，闻已更嫁矣。独有女弟二人，两女一男，今复十馀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加以老母系保宫。子卿不欲降，何以过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复谁为乎？愿听陵计，勿复

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无所恨，愿勿复再言！”陵与武饮数日，复曰：“子卿！壹听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请毕今日之，效死於前！”陵见甚至诚，喟然叹曰：“嗟呼！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沾衿，与武决去。

陵恶自赐武，使其妻赐武牛羊数十头。然陵复至北海上，语武：“区脱捕得云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闻之，南卿号哭，欧血，旦夕临数月。昭帝即位，数年，匈奴与汉和亲。汉求武等。匈奴诡言武死。後汉使复至匈奴。常惠请其守者与俱，得夜见汉使，具自陈过。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使者大喜，如惠语以让单于。单于视左右而惊，谢汉使曰：“武等实在。”於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於匈奴，功显於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驽怯，令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壹别长绝！”陵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

陵泣下数行，因与武决。单于召会武官属，前以降及物故，凡随武还者九人。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师，诏武奉一太牢谒武帝园庙，拜为典属国，秩中二千石，赐钱二百万，公田二顷，宅一区。常惠徐圣赵终根皆拜为中郎，赐帛各二百匹。其馀六人，老归家，赐钱人十万，复终身。常惠後至右将军，封列侯，自有传。武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壮出，及还，须发尽白。

戒子书

吾家旧贫，不为父母群弟所容，去役之吏，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域；获觐乎在位通人，处逸大儒；得意者咸从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书纬术之奥。年过四十，乃归供养，假田播殖，以娱朝夕。

遇阉尹擅势，坐党禁锢：十有四年，而蒙赦令。举贤良方正、有道，辟大将军叁司府，公车再召。比牒并名，早为宰相。惟彼数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无任於此；但念述先圣之玄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故闻命罔从。而黄巾为害，萍浮南北，复归邦乡。入此岁来，已七十矣。

宿素衰落，仍有失误。案之礼典，便合传家。今我告尔以老，归尔以事；将闲居以安性，覃思以终业。自非拜国君之命，问族亲之忧，展敬坟墓，观省野物，胡尝扶杖出门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

咨！尔茕茕一夫，曾无同生相依。其勖求君子之道，研钻勿替；敬慎威仪，以近有德。显誉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已志。若致声称，亦有荣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

吾虽无绂冕之绪，颇有让爵之高；自桨以论赞之功，庶不遗後人之羞。末所愤愤者，徒以亡亲坟垄未成；所好群书，率皆腐敝，不得於礼堂写定，传与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图乎？

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务时，无恤饥寒。菲饮食，薄衣服，节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识，亦已焉哉！

典论论文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今之文人：鲁国孔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元瑜、汝南应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於学无所遗，於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於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扒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於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於他文，未能称是。琳、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於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於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扒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见

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於寒，富贵则流於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於上，体貌衰於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着论，成一家言。

与吴质书

二月叁日，丕白：

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叁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虽书疏往返，未足解其劳结。

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

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着中论二十馀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後，此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着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间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诗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於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无以远过。

昔伯牙绝弦於锺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隽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来者难诬。然恐吾与足下不及见也。

年行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光武言：“年叁十馀；在兵中十岁，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与之齐矣。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无众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动见瞻观，何时易乎？恐永不复得为昔日游也。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顷何以自娱？颇复有所述造否？东望於邑，裁书叙心。丕白。

与杨德祖书

植白：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仆少小好为文章，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於汉南，孔璋鹰扬於河朔，伟长擅名於青土，公干振藻於海隅，德琏发迹於此魏，足下高视於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闲於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前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锺其不失听，於今称之。吾亦不能妄叹者，畏後世之嗤余也。

世人之着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尝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後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

昔尼父之文辞，与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辞。过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见也。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於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於断割。刘季绪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毁五帝，罪叁王，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刘生之辩，未若田氏；今之仲连，求之不难，可无息乎？人各有好尚：兰茝荪蕙之芳，众所好，而海畔有逐臭夫；"咸池""六茎"之发，众人所共乐，而墨翟有非之之论：岂可同哉！

今往仆少小所着辞赋一相与。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蕃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於名山，将以传之於同好。此要之皓首，岂今日之论乎？其言之不惭，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书不尽怀！植白。

诸葛亮前出师表

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叁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於内；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

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於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爆中府中，俱为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篇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於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後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於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阳，苟全性命於乱世，不求闻达於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叁顾臣於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後值倾覆，受任於败军之际，奉命於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勤，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叁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於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於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戮允等，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课，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云。

诸葛亮後出师表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

斑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人然陟险被创，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策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计，殊绝於人，其用兵也，拂孙吴；然困於南阳，险於乌巢，危於祁连，逼於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後伪定一时尔。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叁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策任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汉中，中间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馀人，突将无前，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馀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叁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早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於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後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後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料。臣鞠躬尽瘁，死而後已。至於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卷七　六朝唐文

陈情表

臣密言：

臣以险，夙遭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祖母刘愍臣孤弱，躬亲抚养。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零丁甭苦，至於成立。既无叔伯，终鲜兄弟；门衰祚薄，晚有儿息。外无期功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僮；茕茕独立，形影相吊。而刘夙婴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汤药，未曾废离。

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荣，举臣秀才；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臣具以表闻，辞不就职。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於星火。臣欲奉诏奔驰，则刘病日笃；欲告诉不许；臣之进退，实为狼狈。

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且臣少事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馀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於陛下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乌鸟私情，愿乞终养！

臣之辛苦，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皇天后土，实所共鉴。愿陛下矜愍愚诚，听臣微志；庶刘侥幸，保卒馀年。臣生当陨首，死当结草。

臣不胜犬马怖惧之情，谨拜表以闻。

兰亭集序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於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於所遇，暂得於己，怏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於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後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笔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後之览者，亦将有感於斯文。

归去来辞

遍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叁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遍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遗，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於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羡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乎矣！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桃花源记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

初极狭，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馀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後遂无问津者。

五柳先生传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尝着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有言："不戚戚於贫贱，不汲汲於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梆天氏之民欤！

水经江水注

江水又东，迳广溪峡，斯乃叁峡之首也。峡中有瞿塘、黄龛二汉滩，其峡盖自禹凿以通江，郭景纯所谓巴东之峡，夏后疏凿者也。

江水又东，迳巫峡，杜宇所凿以通江水也。江水历峡东，迳新崩滩。此山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崩，晋太元二年又崩。当崩之日，水逆流百馀里，涌起数十丈。今滩上有石，或圆如箪，或方似屋，若此者甚众，皆崩崖所陨，致怒湍流，故谓之"新崩滩"。其颓崖所馀，比之诸岭，尚为竦桀。其下十馀里，有大巫山，非惟叁峡所无，乃当抗峰岷、峨，偕岭衡、疑。其翼附群山，并概青云，更就霄汉，辨其优劣耳。西，即巫山者也。其间首尾百六十里，谓之巫峡，盖因山为名也。

自叁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於夏水襄陵，沿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

则素湍绿潭，回青倒影。绝多生柽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叁峡巫峡长，猿鸣叁声泪沾裳！”

江水自建平至东界峡，盛弘之谓之空泠峡。峡甚高峻，即宜都、建平二郡界也。其间远望，势交岭表，有五六峰，参差互出。有奇石，如二人像，攘袂相对。俗传两郡督邮争界於此。江水历峡，东迳宜昌县之插下。

江水又东，迳流头滩。其水并峻急奔暴，鱼所不能游，行者常苦之，其歌曰：“滩头白勃坚相持，倏忽沦没别无期。”袁山松曰：“自蜀至此，五千馀里；下水五日，上水百日也。”

江水又东，迳宜昌县北，—县治，江之南岸也。北临大江，与夷陵相对。江水又东，迳狼尾滩，而历人滩。袁山松曰：“二滩相去二里。人滩，水至峻峭。南岸有青石，夏没冬出，其石，数十步中，悉作人面形，或大或小；其分明者，须发皆具：因名曰人滩也。”

江水又东，迳黄牛山，下有滩名曰黄牛滩。南岸重岭叠起，最外高崖间有石，色如人负刀牵牛，人黑牛黄，成就分明。既人迹所绝，莫得究焉。此既高，加以江湍纡洄，虽途迳信宿，犹望见此物，故行者谣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叁朝叁暮，黄牛如故。”言水路纡深，回望如一矣。

江水又东，迳西陵峡。宜都记曰：“自黄牛滩东入西陵界，至峡口百许里，山水纡曲，而两岸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绝壁或十许丈，其石采色形容，多所像类。林木高茂，略尽冬春。猿鸣至清，山谷传响，泠泠不绝。”所谓叁峡，此其一也。山松言：“常闻峡中水疾，书记及口传悉以临惧相戒，曾无称有山水之美也。及余来践跻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闻之不如亲见矣。其叠秀峰，奇构异形，固难以辞叙。林木萧森，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仰瞩俯映，弥习弥佳，流连信宿，不觉忘返。目所履历，未尝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於千古矣。”

谏太宗十思疏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治，虽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於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

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着，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馀，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之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所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而下百川；乐盘游，则思叁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为徐敬业讨武檄

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私，阴图後房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於翟，陷吾君於聚。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神人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在别宫；贼之宗盟，委以重任。鸣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燕啄皇孙，知汉祚之将尽。龙帝后，识夏庭之遽衰。

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子。奉先帝之成业，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兴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岂徒然哉！是用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以清妖孽。

南连百越，北尽叁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吒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鲍等或居汉地，或协周亲；或膺重寄於话言，或受顾命於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托？倘能转祸为福，送

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勋，无废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後至之诛。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滕王阁序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叁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雄州雾列，俊彩星驰。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都督阎公之雅望，启戟遥临；宇文新州之懿范，幨帷暂驻。十旬休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家君作宰，路出名区。童子何知？躬逢胜饯。

时维九月，序属叁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俨骖於上路，访风景於崇阿。临帝子之长洲，得仙人之旧馆。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即冈峦之体势。

披绣闼，俯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舳。虹销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遥吟俯畅，逸兴遄飞。爽籁发而清风生，纤歌凝而白云遏。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四美具二难并。穷睇眄於中天，极娱游於暇日。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望长安於日下，指吴会於云间。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

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於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於海曲，岂乏明时？。所赖君子安贫，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犹相欢。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尝高洁，空怀报国之情；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

勃叁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舍簪笏於百龄，奉晨昏於万里。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他日趋庭，叨陪鲤对；今晨捧袂，喜托龙门。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锺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

呜呼！胜地不常，盛筵难再。兰亭已矣，梓泽邱墟。临别赠言，幸承恩於伟饯；登高作赋，是所望於群公！敢竭鄙诚，恭疏短引。一言均赋，四韵俱成。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陋室铭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皆绿，草色入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阿房宫赋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叁百馀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焉，蜂房水涡，矗不知乎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

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於秦。朝歌夜弦，为秦宫人。明星荧荧。开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得见者叁十六年。

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年，剽掠其人，倚叠如山。一旦不能有，输来其闲。鼎铛玉石，金块珠砾，弃掷逦迤。秦人视之，亦不甚惜。

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多於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於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於在庾之栗粒。瓦缝参差，多於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於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於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叁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後人而复哀後人也。

原道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於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後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於其口，而又笔之於其书。噫！後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

进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叁。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进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後为之衣；饥，然後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後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後；为之乐，以宣其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呜呼！其亦幸而出於叁代之後，不见黜於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叁代之前，不见正於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与王，其号名殊，其所以为圣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其事虽殊，所以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为太古之无事？"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传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於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之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於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

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杂说一

龙嘘气成云，云固弗灵於龙也。然龙乘是气，茫洋穷乎玄间，薄日月，伏光景，感震电，神变化，水下土，陵谷，云亦灵怪矣哉。云，龙之所能使为灵也。若龙之灵，则非云之所能使为灵也。然龙弗得云，无以神其灵矣。失其所凭依，信不可欤。异哉！其所凭依，乃其所自为也。易曰："云从龙。"既曰："龙，云从之矣。"

杂说四

世有伯乐，然後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辱於奴隶人之手，骈死於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都督阎公之雅望，启戟遥临；宇文新州之懿范，幨帷暂驻, 晴空,070822
＞落霞与孤鹜齐飞, 晴空,070822
＞徐孺下陈蕃之榻, 晴空,070822
＞处涸辙而犹-〉处涸辙犹相欢, 晴空,070822
＞扶摇可接, 晴空,070822
敢竭鄙诚，恭疏短引。一言均赋，四韵俱成。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晴空,070822

卷八　唐文

师说

进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後，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进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於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於此乎？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於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也，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遗，吾未见其明也。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叁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於弟子，闻道有先後，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於时，请与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进学解

柄子先生，晨入太学，召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毁於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於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绝吟於六艺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於业，可谓勤矣。

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谓有劳矣。

沈浸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於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

少始知学，勇於敢为。长通於方，左右俱宜：先生之於为人，可谓成矣。

然而公不见信於人，私不见助於友。跋前踬後，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叁年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不知虑此，而反教人为！"

先生曰："吁！子来前。夫大木为，细木为桷。栌侏儒，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登明选鲍，杂进巧拙，纡馀为妍，卓荦为杰，校短量长，惟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

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论是宏。逃谗於楚，废死兰陵。是二儒者，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其遇於世何如也？

今先生学虽勤而不繇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文虽奇而不济於用，行虽修而不显於众。犹且月费俸钱，岁糜廪粟。子不知耕，妇不知织。乘马从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然而圣主不加诛，宰臣不见斥，兹非其幸欤？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投闲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财贿之有亡，计班资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称，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谓诘匠氏之不以为楹，而訾医师以昌阳引年，欲进其苓也。"

圬者王承福传

圬之为技贱且劳者也。有业之，其色若自得者。听其言，约而尽。问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为京兆长安农夫。天宝之乱，发人为兵。持弓矢十叁年，有官勋，弃之来归。丧其土田，手衣食，馀叁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归其屋食之当焉。视时屋食之贵贱，而上下其圬之以偿之；有馀，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

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市与帛。必蚕绩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养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赖之。然人不可遍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镘以嬉。夫镘易能，可力焉，又诚有功；取其直虽劳无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强而有功也；心难强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择其易为无傀者取焉。

"嘻！吾操镘以入富贵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过之，则为墟矣；有再至、叁至者焉，而往过之，则为墟矣。问之其邻，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孙不能有也。」或曰：「死而归之官也。」吾以是观之，非所谓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强心以智而不足，不择其才之称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者邪？将富贵难守，薄宝而厚飨之者邪？抑丰悴有时，一去一来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悯焉，是故择其力之可能者行焉。乐富贵而悲贫贱，我岂异於人哉？"

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与子，皆养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谓劳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则心又劳也。"一身而二任焉，虽圣者石可为也。

愈始闻而惑之，又从而思之，盖所谓"独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讥焉；谓其自为也过多，其为人也过少。其学杨朱之道者邪？杨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为劳心，不肯一动其心以蓄其妻子，其肯劳其心以为人乎哉？虽然，其贤於世者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济其生之欲，贪邪而亡道以丧其身者，其亦远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为之传而自鉴焉。

祭十二郎文

年月日，季父愈闻汝丧之七日，乃能衔哀致诚，使建中远具时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灵：

呜呼！吾少孤，及长，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殁南方，吾与汝俱幼，从嫂归葬河阳。既又与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尝一日

相离也。吾上有叁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孙惟汝，在子惟吾；两世一身，形单影只。嫂尝抚汝指吾而言曰：“韩氏两世，惟此而已！”汝时尤小，当不复记忆；吾时虽能记忆，亦未知其言之悲也。

吾年十九，始来京城。其後四年，而归视汝；又四年，吾往河阳省坟墓，遇汝从嫂丧来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来省吾；止一岁，请归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来。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罢去，汝又不果来。吾念汝从於东，东亦客也，不可以久；图久远者，莫如西归，将成家而致汝。呜呼！孰谓汝遽去吾而殁乎！吾与汝俱少年，以为虽暂相别，终当久与相处，故舍汝而旅食京师，以求斗斛之禄；诚知其如此，虽万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辍汝而就也。

去年，孟东野往。吾书与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念诸父与诸兄，皆康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来，恐旦暮死，而汝抱无涯之戚也！”孰谓少者殁而长者存，者夭而病者全乎！呜呼！其信然邪？其梦邪？其传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纯明而不克蒙其泽乎？少者、者而夭殁，长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为信也，梦也，传之非其真也，东野之书，耿兰之报，何为而在吾侧也？呜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纯明宜业其家者，不克蒙其泽矣！所谓天者诚难测，而神者诚难明矣！所谓理者不可推，而寿者不可知矣！虽然，吾自今年来，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几何不从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几何离；其无知，悲不几时，而不悲者无穷期矣。汝之子始十岁，吾之子始五岁；少而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汝去年书云：“北得软脚病，往往而遽。”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为忧也。呜呼！其竟以此而殒其生乎？抑别有疾而至斯乎？汝之书，六月十七日也。东野云，汝殁以六月二日；耿兰之报无月日。盖东野之使者，不知问家人以月日；如耿兰之报，不知当言月日。东野与吾书，乃问使者，使者妄称以应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

今吾使建中祭汝，吊汝之孤与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终丧，则待终丧而取以来；如不能守以终丧，则遂取以来。其馀奴婢，并令守汝丧。吾力能改葬，终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愿。

呜呼！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得抚

汝以尽哀；敛不凭其棺，窆不临其穴。吾行负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与汝相养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吾实为之，其又何尤！彼苍者天，曷其有极！自今已往，吾其无意於人世矣！当求数顷之田於伊之上，以待馀年，教吾子与汝子，幸其成；长吾女与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呜呼！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汝其知邪！其不知心也邪！呜呼哀哉！尚飨。

祭鳄鱼文

维年月日，潮州刺史韩愈，使军事衙推奏济，以羊一猪一，投恶溪之潭水，以与鳄鱼食，而告之曰：

昔先王既有天下，烈山泽，罔绳刃，以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驱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远有，则江汉之闲，尚皆弃之，以与蛮九楚越，况潮岭海之闲，去京师万里哉？鳄鱼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

今天子嗣唐位，神圣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内，皆抚而有之。况禹迹所，扬州之近地，刺史县令之所治，出贡赋以供天地宗庙百神之祀之壤者哉？

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鳄鱼然不安溪潭，据处食民畜，熊豕鹿獐，以肥其身，以种其子孙；与刺史抗拒，争为长雄。刺史虽驽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耶？且承天子命以来为吏，固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

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鲸鹏之大，虾蟹之细，无不容归，以生以食，鳄鱼朝发而久至也。今与鳄鱼约：尽叁日，其率丑类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叁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听从其言也；不然，则是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刺史则选材技吏民，操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其无悔！”

张中丞传後叙

元和二年四月十叁日夜，愈与吴郡张籍阅家中旧书，得李翰所为张巡传。翰以文章自名，为此传颇详密；然尚恨有阙者，不为许远立传，

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

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後异耳。两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为巡死而远就虏，疑畏死而辞服於贼。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爱之肉，以与贼抗而不降乎？当其围守时，外无蚍蜉蚁子之援，所欲忠者，国与主耳，而贼语公以国亡主灭。远见救援不至，而贼来益众，必以其言为信，外无待而犹死守，人相食且尽，虽愚人亦能数日而知死处矣；远之不畏死亦明矣。乌有城坏，且徒俱死，独蒙愧耻求活？虽至愚者不忍为。呜呼！而谓远之贤而为之邪？说者又谓远与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远所分始，以此诟远，此又与儿童之见无异。人之将死，其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观者见其然，从而尤之，其亦不达於理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远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犹不得免，其他则又何说！

当二公之初守也，宁能知人之卒不救，弃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虽避之他处何益？及其无救而且穷也，将其创残饿羸之馀，虽欲去，必不达。二公之贤，其讲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当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兵，坐而观者，相环也。不追议此，而责二公以死守，亦见其自比於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也。

愈尝从事於汴、徐二府，屡道於两州间，亲祭於其所谓双庙者。其老人往往说巡、远时事云：

南霁云之乞救於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之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馀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屠，矢着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愈贞元中过泗州，船上人犹指以相语："城陷，贼以刃胁降巡。巡不屈，即牵去，将斩之。又降霁云，云未应，巡呼云曰：「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云笑曰：「欲将以有为也；公有言，云敢不死？」即不屈。"

张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围中。籍大历中於和州乌江县见嵩，嵩时年六十馀矣。以巡初尝得临涣县尉，好学，无所不读。籍时尚小，粗问巡、远事，不能细也。云：「巡长七尺

馀，须髯若神。尝见嵩读汉书，谓嵩曰：“何为久读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书读不过叁遍，终身不忘也。”因诵嵩所读书，尽卷，不错一字。嵩惊，以为巡偶熟此卷，因乱抽他帙以试，无不尽然。嵩又取架上诸书，试以问巡，巡应口诵无疑。嵩从巡久，亦不见巡常读书也。为文章，操纸笔立书，未尝起草。初守睢阳时，士卒仅万人，城中居人户亦且数万，巡因一见问姓名，其後无不识者。巡怒，须髯辄张。及城陷，贼缚巡等数十人坐；且将戮。巡起旋，其众见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众泣不能仰视。巡就戮时，颜色不乱，阳阳如平常。远宽厚长者，貌如其心。与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为兄，死时年四十九。」”

“嵩，贞元初死於亳、宋间，或传嵩有田在亳、宋间，武人夺而有之，嵩将诣州讼理，为所杀。嵩无子。”张籍云。

卷九　唐宋文

桐叶封弟辨

逬之传者有言：“成王以桐叶与小弱弟戏，曰：「以封汝。」周公入贺。王曰：「戏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戏。」乃封小弱弟於唐。”

吾意不然：王之弟当封耶，周公宜以时言於王，不待其戏，而贺以成之也；不当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戏，以地以人，与小弱弟者为之王，其得圣乎？

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从而成之耶？设有不幸，王以桐叶戏妇寺，亦将举而从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设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病；要於其当，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戏乎？若戏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过也。

吾意周公辅成王宜以道，从容优乐，要归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为之辞；又不当束缚之，驰骤之，使若牛马然，急则败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号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

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捕蛇者说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人，无御之者。然得而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瘘疠，去死肌，杀叁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

有蒋氏者，专其利叁世矣。问之，则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将告於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如何？”蒋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将哀而生之乎？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自吾氏叁世居是乡，积於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蹙，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徙，饿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叁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即徙尔，而

吾以捕蛇独存。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吾恂恂而起，视其缶，而吾蛇尚存，则弛然卧。谨食之，时而献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其馀则熙熙而乐，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後矣，又安敢毒耶？”

余闻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於是蛇者乎！笔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

种树郭橐驼传

冰橐驼，不知始何名。病偻，隆然伏行，有类橐驼者，故乡人号之驼。驼闻之，曰：“甚善！名我固当。”因舍其名，亦自谓橐驼云。

其乡曰丰乐乡，在长安西。驼业种树，凡长安豪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视驼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蚤实以蕃。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

有问之，对曰：“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以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殷，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雠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为哉？”

问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驼曰：“我知种树而已，官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尔植，督尔获，蚤缫而绪，蚤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殆。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

周者嘻曰：“不亦善夫！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也。

梓人传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门，愿隙宇而处焉。所职，寻、

引、规、矩、绳、墨，家不居砻之器。问其能，曰："吾善度材，视栋宇之制，高深圆方短长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舍我，众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禄叁倍；作於私家，吾收其宜大半焉。

他日入其宜，其床阙足而不能理，曰："将求他工。"余甚笑之，谓其无能而贪禄嗜货者。

其後京兆尹将饰官署，余往过焉。委群材，会群工，成执斧斤，或执刀锯，皆环立向之。梓人左持引，右执杖，而中处焉。量栋宇之任，视木之能举，挥其杖，曰"斧！"彼执斧者奔而右；顾而指曰："锯！"彼执锯者趋而左。俄而，斤者，刀者削，皆视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断者。其不胜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画宫於堵，盈尺而曲尽其制，计其毫而构大厦，无进退焉。既成，书於上栋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则其姓字也。凡执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视大骇，然後知其术之工大矣。

继而叹曰：彼将舍其手艺，专其心智，而能知体要者欤！吾闻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於人。彼其劳心者欤！能者用而智者谋；彼其智者欤！是足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为天下者本於人。其执役者为徒隶，为乡师、里胥；其上为下士；又其上为中上，为上士；又其上为大夫，为卿，为公：离而为六职，判而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连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啬夫、版尹以就役焉，犹众工之各有执役以食力也。

彼佐天子，相天下者，举而加焉，指而使焉，条其纲纪而盈缩焉，齐其法制而整顿焉；犹梓人之有规、矩、绳、墨以定制也。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居天下之人，使安其业。视都知野，视野知国，视国知天下，其远迩细大，可手据其图而究焉；犹梓人画宫於堵，而绩於成也。能者进而由之，使无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炫能，不矜名，不亲小劳，不侵众官，日与天下之英下才，讨论其大经，犹梓人之善运众工而不伐艺也。夫然後相道得而万国理矣。

相道既得，万国既理，天下举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迹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谈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执事之勤劳，而不得纪焉；犹梓人自名其功，而执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谓相而已矣。其不知体要者反此；以恪勤为公，以簿书为尊，炫能矜名，亲小劳，侵众官，窃取六职、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庭，而遗其大者远者焉，所谓不通是道者也；犹梓人而不知绳墨之曲直，规矩之方圆，寻引之短长，姑夺众工之斧斤刀锯以佐其艺，又不能备其工，以至败绩，用而无所成也！不亦谬欤！

或曰："彼主为室者，傥或发其私智，牵制梓人之虑，夺其世守，而道谋是用。虽不能成功，岂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

余曰："不然！夫绳墨诚陈，规矩诚设，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狭者不可张而广也。由我则固，不由我则圮。彼将乐去固而就圮也，则卷其术，默其智，悠尔而去。不屈吾道，是诚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货利，忍而不能舍也，丧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栋桡屋坏，则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

余谓梓人之道类於相，故书而藏之。梓人，盖古之审曲面势者，今谓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杨氏，潜其名。

钴潭西小邱记

得西山後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钴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梁之上有邱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於溪；其冲然列而上者，若罴之登於山。邱之小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

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问其价，曰："止四百。"予怜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时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邱之下。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虽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噫！以兹邱之胜，致之澧镐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价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於石，所以贺兹邱之遭也。

小石城山记

自西山道口径北，逾黄茅岭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寻之无所得。其一少北而东，不过四十丈，土断而川分，有积石横当其垠。其上为睥睨梁之形，其旁出堡坞，有若门焉，窥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声。其响之激越，良久乃已。环之可上，望甚远。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其疏数偃仰，类智者所施设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

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予未信之。

始得西山宴游记

自余为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遂命仆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穷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与培为类。悠悠乎与灏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然後知吾向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为之文以志。是岁元和四年也。

袁家渴记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钴潭。由溪口而西，陆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阳东南，水行，至芜江，可取者叁，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丽奇处也。

楚、越之间方言，谓水之反流者为“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与南馆高嶂合，下与百家濑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浅渚，间厕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穷，忽又无际。

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丛，冬夏常蔚然。其旁，多洞。其下，多白砾。其树，多枫、、石楠、、槠、樟、柚。草则兰、芷。又有异卉，类合欢而蔓生水石。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葳蕤，与时推移。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

永之人未尝游焉，余得之，不敢专也。出而传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琵琶行并序

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船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遂命酒，使快弹数曲。曲罢，悯然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漂沦憔悴，转徙於江湖间。余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学有迁谪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

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寻声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叁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後绿腰。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戈下滩；水泉冷涩弦凝绝，凝结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沈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叁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曾教善才伏，妆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钿头云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离别，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

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与元微之书

四月十日夜，乐天白：

微之，微之，不见足下面已叁年矣；不得足下书欲二年矣。人生几何，离阔如此！况以胶漆之心，置於胡越之身，进不得相合，退不能相忘，牵挛乖隔，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天实为之，谓之奈何！

仆初到浔阳时，有熊孺登来，得足下前年病甚时一札，上报疾状，次叙病心，终论平生交分。且云："危之际，不暇及他，惟收数帙文章，封题其上，曰：「他日送达白二十二郎，便请以代书。」"悲哉！微之於我也，其若是乎！又睹所寄闻仆左降诗，云：

"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至今每吟，犹恻恻耳。且置是事，略叙近怀。

仆自到九江，已涉叁载，形骸且健，方寸甚安。下至家人，幸皆无恙。长兄去夏自徐州至，又有诸院孤小弟六、七人，提挈同来。昔所牵念者，今悉置在目前，得同寒暖饥饱：此一泰也。

江州风候稍凉，地少瘴疠，乃至蛇虺蚊蚋，虽有甚稀。湓鱼颇肥，江酒极美，其馀食物，多类北地。仆门内之口虽不少，司马之俸虽不多，量入俭用，亦可自给，身衣口食，且免求人：此二泰也。

仆去年秋始游卢山，到东、西二林间香炉峰下，见云水泉石，胜绝第一，爱不能舍，因置草堂前有乔松十数株，修竹千馀竿；青萝为墙垣，白石为桥道；流水周於舍下，飞泉落於檐间；红榴白莲，罗生池砌；大抵若是，不能殚记。每一独往，动弥旬日，平生所好者，尽在其中，不惟忘归，可以终老：此叁泰也。

计足下久得仆书，必加忧望；今故录叁泰，以先奉报。其馀事况，条写如後云云。

微之，微之，作此书夜，正在草堂中，山窗下，信手把笔，随意乱书，封题之时，不觉欲曙。举头但见山僧一、两人，或坐或睡；又闻山猿谷鸟，哀鸣啾啾。平生故人，去我万里。瞥然尘念，此际生。馀习所牵，便成叁韵云：

"忆昔封书与君夜，金銮殿後欲明天。今夜封书在何处？庐山庵里晓灯前。笼鸟槛猿俱未死，人间相见是何年？"

微之，微之！此夕此心，君知之乎！

乐天顿首

岳阳楼记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於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於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扁跃金，静影沈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谏院题名记

进者谏无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无不得谏者。汉兴以来，始置官。

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後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汲於名者，犹汲汲於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

天禧初，真宗诏置谏官六员，责其职事。庆历中，钱君始书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灭。嘉佑八年，刻於石。後之人将历指其名而议之曰："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曲。"呜呼！可不惧哉！

训俭示康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华靡，自为乳儿，长者加以金银

华美之服，辄羞赧弃去之。二十忝科名，闻喜宴独不戴花。同年曰："君赐不可违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矫俗干名，但顺吾性而已。

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为病。应之曰：孔子称"与其不逊也宁固"；又曰"以约失之者鲜矣"；又曰"士志於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古人以俭为美德，今人乃以俭相诟病。嘻，异哉！

近岁风俗尤为侈靡，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吾记天圣中，先公为群牧判官，客至未尝不置酒，或叁行、五行，多不过七行。酒酤於市，果止於梨、栗、枣、柿之类；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当时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会数而礼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内法，果、肴非远方珍异，食非多品，器皿非满案，不敢会宾友，常数月营聚，然後敢发书。苟或不然，人争非之，以为鄙吝。故不随俗靡者盖鲜矣。嗟乎！风俗颓敝如是，居位者虽不能禁，忍助之乎！

又闻昔李文靖公为相，治居第於封丘门内，厅事前仅容旋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当传子孙，此为宰相厅事诚隘，为太祝奉礼厅事已宽矣。"参政鲁公为谏官，真宗遣使急召之，得於酒家，既入，问其所来，以实对。上曰："卿为清望官，奈何饮於酒肆？"对曰："臣家贫，客至无器皿、肴、果，故就酒家觞之。"上以无隐，益重之。张文节为相，自奉养如为河阳掌书记时，所亲或规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虽自信清约，外人颇有公孙布被之讥。公宜少从众。"公叹曰："吾今日之俸，虽举家锦衣玉食，何患不能？顾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吾今日之俸岂能常有？身岂能常存？一旦异於今日，家人习奢已久，不能顿俭，必致失所。岂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呜呼！大贤之深谋远虑，岂庸人所及哉！

御孙曰："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也。"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

昔正考父粥以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达人。季文子相叁君，妾不衣帛，马不食粟，君子以为忠。管仲镂簋朱、山藻，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卫灵公，史知其及祸；及戍，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万钱，至孙以骄溢倾家。石崇以奢靡夸人，卒以此死东市。近世寇莱公

豪侈冠一时，然以功业大，人莫之非，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

其馀以俭立名，以侈自败者多矣，不可遍数，聊举数人以训汝。汝非徒身当服行，当以训汝子孙，使知前辈之风俗云。

鲁仲连义不帝秦

王陵攻邯郸，少利，益发卒佐陵，陵亡五校，乃以王代王陵。赵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楚王使春申君将兵救赵。魏王亦使将军晋鄙将兵十万救救。秦王使谓魏王曰：“吾攻赵，旦暮且下；诸侯敢救之者，吾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魏王恐，遣人止晋鄙留兵壁邺，名为救赵，实挟两端。又使将军新垣衍闲入邯郸，因平原君说赵王，欲共尊秦为帝，以却其兵。

齐人鲁仲连在邯郸，闻之，往见新垣衍，曰：“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彼即肆然而为帝於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不愿为之民也！且梁未睹秦称帝之害故耳，吾将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悦，曰：“先生恶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鲁仲连曰：“固也，吾将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纣之叁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献之於纣，纣以为恶，醢九侯。鄂侯争之，辩之疾，故脯鄂侯。文王闻之，喟然而叹，故拘之牖里之库百日，欲令之死。今秦万乘之国也，梁亦万乘之国也，俱据万乘之国，各有称王之名；奈何睹其一战而胜，欲从而帝之，卒就脯醢之地乎？且秦无已而帝，则将行其天子之礼，以号令於天下；则且变易诸侯之大臣—彼将夺其所不肖而与其所贤，夺其所憎而与其所爱。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处梁之宫，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新垣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吾请出，不敢复言帝秦矣！”

义田记

范文正公，苏人也，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贫，疏而贤者，咸施之。

方贵显时，置负郭常稔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赡。择族之长而贤者主其计，而时其出纳焉。日食人一升，岁衣人一缣，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叁十千，娶妇者叁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数，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岁入给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给其所聚，沛然有馀而无穷。仕而家居俟代者与焉；仕而居官者罢其给。此其大较也。

初公之未贵显也，尝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叁十年。既而为西帅，及参大政，於是始有禄赐之入，而终其志。公既殁，後世子孙修其

业，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既占充禄厚，而贫络其身。殁之日，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丧，惟以施贫活族之义，遗其子而已。

昔晏平仲敝车羸马，桓子曰："是隐君之赐也。"晏子日："自臣之贵，父之族，无不乘车者；母之族，无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无冻馁者；齐国之士，待臣而举火者，叁百馀人。如此而为隐君之赐乎？彰君之赐乎？"於是齐侯以晏子之觞而觞桓子。予尝爱晏子好仁，齐侯知贤，而桓子服义也。又爱晏子之仁有等级，而言有次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疏远之贤。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晏子为近之。观文正之义，贤於平仲，其规模远举又疑过之。

呜呼！世之都叁公位，享万锺禄，其邸第之雄，车舆之饰，声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己；而族之人不得其门而入者，岂少哉！况於施贤乎！其下为卿大夫，为士，廪稍之充，奉养之厚，止乎一己；族之人瓢囊为沟中饥者，岂少哉？况於他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公之忠义满朝廷，事业满边隅，功名满天下，後必有史官书之者，予可略也。独高其义，因以遗於世云。

纵囚论

信义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叁百馀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後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於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疲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

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叁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卷十　宋文

醉翁亭记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於两峰之间者，酿泉也。逢回路转，有亭翼然临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於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桨亦无穷也。

至於负者歌於涂，行者休於树，前者呼，後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秋声赋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於物也，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

予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

予曰：“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而来哉？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鼻；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丰草绿缛而争

茂，佳木葱笼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馀烈。

夫秋，刑官也，於时为阴：又兵象也，於行为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为七月之律。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

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

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余之叹息。

祭石曼卿文

维治平四年七月日，具官欧阳修，谨遣尚书都省令史李至於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曼卿之墓下，而吊之以文曰：

呜呼曼卿！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其同乎万物生死，而复归於无物者，暂聚之形；不与万物共尽，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圣贤，莫不皆然。而着在简册者，昭如日星。

呜呼曼卿！吾不见子久矣，犹能佛子之平生。其轩昂磊落，突兀峥嵘，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为朽壤，而为金玉之精。不然，生长松之千尺，产灵芝而九茎。奈何荒烟野蔓，荆棘纵横，风凄露下，走飞萤；但见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与夫惊禽骇兽，悲鸣踯躅而咿嘤！今固如此，更千秋而万岁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与鼯？此自古圣贤亦皆然兮，独不见夫乎旷野与荒城！

呜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怠念畴昔，悲凉凄怆，不觉临风而陨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尚飨！

泷冈阡表

呜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泷冈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缓也，盖有待也。

修不幸，生四岁而孤。太夫人守节自誓；居穷自力於衣食，以长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为吏廉，而好施与，喜宾客；其俸禄虽薄，常不使有馀。曰：「毋以是为我累。」故其亡也，

无一瓦之覆，一垄之植，以庇而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为汝家妇，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养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将有後也。吾之始归也，汝父免於母丧方逾年，岁时祭祀，则必涕泣，曰：「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闲御酒食，则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馀，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见之，以为新免於丧适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终身，未尝不然。吾虽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养也。汝父为吏，尝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此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也常求其死也。」回顾乳者剑汝而立於旁，因指而叹，曰：「术者谓我岁行在戌将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见儿之立也，後当以我语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语，吾早熟焉，故能详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无所矜饰，而所为如此，是真发於中者邪！呜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将有後也。汝其勉之！夫养不必丰，要於孝；利虽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学，咸平叁年进士及第，为道州判官，泗绵二州推官；又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泷冈。

太夫人姓郑氏，考讳德仪，世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俭仁爱而有礼；初封福昌县太君，进封乐安、安康、彭城叁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时，治其家以俭约；其後常不使过之，曰：“吾儿不能苟合於世，俭薄所以居患难也。”其後修贬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贫贱也，吾处之有素。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禄而养。又十有二年，烈官于朝，始得赠封其亲。又十年，修为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终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

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枢密，遂参政事，又七年而罢。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叁世，故自嘉佑以来，逢国大庆，必加宠锡。皇曾祖府君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曾祖妣累封楚国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祖妣累封吴国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皇妣累封越国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赐爵为崇国公，太夫人进号魏国。

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呜呼！为善无不报，而迟速有时！，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积善成德，宜享其隆，虽不克有於其躬，而赐爵受封，显荣褒大，实有叁朝之锡命，是足以表见於後世，而庇赖其子孙

矣。”乃列其世谱，具刻于碑，既又载我皇考崇公之遗训，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并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鲜，遭时窃位，而幸全大节，不辱其先者，其来有自。

五代史记一行传叙

呜呼！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欤！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廾，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

吾以谓自古忠臣义士，安多出於乱世，而怪当时可道者何少也？岂果无其人哉？虽曰干戈兴，学校废，而礼义衰，风俗隳坏，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尝无人也。吾意必有自负之士，世远去而不可见者。自古贤材有韫於中而不见於外，或穷居陋巷，委身草莽，虽颜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变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时乎！吾又以谓必有负材能，修节义，而沈沦於下，泯没而无闻者。求之传记，而乱世崩离，文字残缺，不可复得，然仅得者四五人而已。

处乎山林而群麋鹿，虽不足以为中道；然与其食人之禄，首而包羞，孰若无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郑遨、张荐明。势利不屈其心，去就不违其义。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获罪，而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义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於此之时，能以孝弟自修於一乡，而风行乎天下者，犹或有之。然其事迹不着，而无可纪次；犹其名氏或因见於书者，吾亦不敢没，而其略可录者，示得一人焉，曰李自伦。作一行传。

送徐无党南归序

草木鸟兽之为物，众人之为人，其为生虽异，而为死则同，一归於腐坏澌尽泯灭而已。而众之中，有圣贤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间，而独异於草木鸟兽众人者，虽死而不朽，逾远而弥存也。其所以为圣贤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见之於言，是叁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无所获；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见於言者，则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见於言可也。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见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语者矣。若颜回者，在陋巷曲肱饥卧而已；其群居则默然络日如愚人。然自当时群弟子皆推尊之，以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岁，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

予读班固艺文志，唐四库书目，见其所列，自叁代秦汉以来，着书之士，多者至百馀篇，少者犹叁、四十篇，其人不可胜数；而散亡磨灭，百不一、二存焉。予窃悲其人，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方其用心与力之劳，亦何异众人之汲汲营营，而忽然以死者，虽有迟有速，而卒与叁者同归於泯灭，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而勤一世以尽心於文字间者，皆可悲也！

东阳徐生，少从予学为文章，稍稍见称於人。既去，而与群士试於礼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辞日进，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气而勉其思也，故於其归，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为文辞者，亦因以自警焉。

辨奸论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着。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

夫面垢不忘先，衣垢不忘，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祸之至於此哉！不然，于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送石昌言北使引

昌言举进士时，吾始数岁，未学也。忆与群儿戏先府君侧，昌言从旁取枣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亲戚故甚狎。昌言举进士，日有名。吾後渐长，亦稍佑读书，学句读属对声律，未成而废；昌言闻吾废学，虽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馀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闻。吾日以壮大，乃能感悔，摧折复学。又数年，游京师，见昌言长安，相与劳问，如平生欢；出文十数首，昌言甚喜称善。吾晚学无师，虽日为文，中心自惭；及闻昌言说，乃颇自喜。

今十馀年，又来京师，而昌言官两制，乃为天子出使万里外强悍不屈之虏庭，建大旆，从骑数百，送车千乘，出都门，意气慨然。自思为儿时，见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贵不足怪，吾於昌言独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为将，得为使，折冲口舌之间足矣。

往年彭任从富公使还，为我言曰：“既出境，宿驿亭，闻介马数万骑驰过，剑槊相摩，终夜有声，从者怛然失色，及明，视道上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虏所以夸耀中国者，多此类也；中类之人不测也，故或至於震惧而失辞，以为夷狄笑。呜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顿，壮士大马，皆匿不见，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无日能为也。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况於夷狄！请以为赠。

留侯论

进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

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刀，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於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於不死，此圯上老人之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句践之困於会稽，而归臣妾於吴者，叁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馀，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不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以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於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卷十一　宋文

放鹤亭记

熙宁十年秋，彭城大水，云龙山人张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扇。明年春，水落，迁於故居之东，东山之麓。升高而望，得异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独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适当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

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纵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云表，暮则表东山而归，故名之曰放鹤亭。

郡守苏轼时从宾客僚吏，往见山人，饮酒於斯亭而乐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隐居之乐乎？虽南面之君不可与易也。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诗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盖其为物，清远闲放，超然於尘垢之外，故易诗人以比贤人君子。隐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无损者，然卫懿公好鹤，则亡其国，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戒，以为荒惑败乱无若酒者，而刘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於鹤乎！由此观之，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鹤招鹤之歌曰：

鹤飞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翻然敛翼，婉将集兮，忽何所见？矫然而复击！独终日於涧谷之间兮，啄苍苔而履白石。

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屦，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馀以饱汝。归来归来兮；西山可以久留！

石钟山记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止响腾，馀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焉；余固笑而不信也。

至暮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人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於水上，噌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戈相吞吐，有坎镗之声，与向之噌者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日："汝识之乎？噌者，周景王之无射也；坎镗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李渤之陋也。

潮州韩文公庙碑

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关盛衰之运。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田、吕自岳降，傅说为列星，古今所传，不可诬也。

孟子日："我善养吾洗然之气。"是气也，寓於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於正，盖叁百年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痔叁军之帅。此岂非参一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

扒尝论天人之辨，以谓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伪。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李逢吉之谤；能信於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之於朝廷之上。盖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於文行，延及齐民，至於今号称易治。信乎孔子言：“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庙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为艰。前守欲请诸朝，作新庙，不果。元佑五年，朝散郎王君涤，来守是邦，凡所以养士治民者，一以公为师。民既悦服，则出令曰：“愿新公庙者听。”民趋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庙成。或曰：“公去国万里，而谪於潮，不能一岁而归，没而有知，其不眷恋於潮也审矣。”轼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独信之深，思之至，焄凄怆，若或见之。譬如凿井得泉，而曰水专在是，岂理也哉？”元丰元年，诏封公昌黎伯，故曰：“昌黎伯韩文公之庙。”潮人请书其事於石；因为作诗以遗之，使歌以祀公。其词曰：

“公昔骑龙白云乡，手决云汉分天章。天孙为织云锦裳，飘然乘风来帝旁。下与浊世扫秕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参翱翔；汗流籍、走且僵，灭没倒景不可望。作书诋佛讥君王，要观南海窥衡、湘，历舜九嶷吊英、皇，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钧天无人帝悲伤，讴吟下招遣巫阳。牲鸡卜羞我觞，於粲荔丹学蕉黄。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发下大荒。”

前赤壁赋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於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东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於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萧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馀音，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

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与子，渔樵於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於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

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於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先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籍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後赤壁赋

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於临皋，二客从予过黄泥之板。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似松江之鲈。顾安所得酒乎？”归而谋诸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须！”於是携酒与鱼，复游於赤壁之下。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戈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予乃摄衣而上，履，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盖二客不能从焉。

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

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元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须臾客去，予亦就睡。

梦一道士，羽衣蹁跹，过临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问其姓名，而不答。呜呼噫嘻！我知之矣，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顾笑，予亦惊悟；开户视之，不见其处。

※教战守策苏轼

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於今，而将见於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後将有所不可救者。

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秋冬之隙，致民田猎以讲武，教之以进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习於钟鼓旌旗之间而

不乱，使其心志安於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於惊溃。

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议，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数十年之後，甲兵损敝，而人民日以安於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岂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乐，酣豢於游戏酒食之间；其刚心勇气，销耗钝，痿蹶而不复振。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山而乘之，四方之民，兽奔鸟窜，乞为囚虏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

扒尝试论之：天下之势，譬如一身。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岂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农夫小民，终岁勤苦，而未尝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风雨霜露寒暑之变，疾之所由生也。农夫小民，盛夏力作，穷冬暴露，其筋骸之所冲犯，肌肤之所浸渍，轻霜露而狎风雨，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今王公贵人，处於重屋之下，出则乘舆，风则袭裘，雨则御盖。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小不如意，则寒暑入之矣。是以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於寒暑之变；然後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夫民亦然。

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於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此不亦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欤？

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二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於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於我，则先於彼；不出於西，则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

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於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则其为患必有所不测。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阵之节；役民之司盗者，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於郡府；如古都试之法，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又挠以军法，则民将不安，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夫无故而动民，虽有小怨，然熟与夫一旦之危哉？

今天下屯聚之兵，骄豪而多怨，陵压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

心，以为天下之知战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习於兵，彼知有所敌，则固以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利害之际，岂不亦甚明欤？

六国论苏辙

愚读六国世家，窃怪天下之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灭亡，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

夫秦之所与诸侯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郊；诸侯之所与秦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野；秦之有韩、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韩、魏塞秦之冲，而蔽山东之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

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韩，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韩、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齐之刚、寿，而范雎以为忧，然则秦之所忌者，可以见矣。秦之用兵於齐、楚、赵之危事也。越韩过魏而攻人之国都，燕、赵拒之於前，而韩、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赵，未尝有韩、魏之忧，则韩、魏之附秦故也。夫韩、魏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间，此岂知天下之势邪？委区区之韩、魏，以当虎狼之强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韩、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东诸侯，而使天下遍受其祸。

夫韩、魏不能独当秦，而天下之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韩亲魏以摈秦。秦人不敢逾韩、魏以窥齐、楚、燕、赵之国，而齐、楚、燕、赵之国，因得以自安於其间矣。以四无事之国，佐当寇之韩、魏，使韩、魏无东顾之忧，而为天下出身以当秦兵。以二国委秦，而四国休息於内，以阴助其急，若此可以应夫无穷。彼秦者将何为哉？不知出此，而乃贪疆埸尺寸之利，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间其隙以取其国，可不悲哉！

上枢密韩太尉书苏辙

太尉执事：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述，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汨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

饼秦汉之故乡，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

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无忧，四夷之所惮以不敢发。入则周公、召公，出则方叔、召虎，而辙也未之见焉。且夫人之学也，不志其大，虽多而何为？辙之来也，於山终南、嵩、华之高，於水见黄河之大且深，於人见欧阳公，而犹以为未见太尉也！笔愿得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然後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矣。

辙年少，未能通习吏事。向之来，非有取於升斗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乐。然幸得赐归待选，使得优游数年之前，将归益治其文，且学为政。太尉苟以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赠黎安二生序曾巩

赵郡苏轼，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余，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余。读其文，诚闳壮隽伟，善反复驰骋，穷尽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纵，若不可极者也。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

顷之，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将行，请余言以为赠。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乃将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与安生之学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今求子之言，盖将解惑於於里人。”余闻之，自顾而笑。夫世之迂阔，孰有甚於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於笑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词，孰有甚於予乎！今生之迂，特以乎？然则若余之於生，将何言哉？谓余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伟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於解里人之惑，则於是焉，必能择而取之。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战国策目录序曾巩刘向所定战国策叁十叁篇，崇文总目称十一篇者

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战国策叁十叁篇复完。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於流俗，而不笃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後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叁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於流俗而笃於自信者也。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於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後以禁则齐；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後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着而非之。至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楚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叁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编校史馆书籍臣曾巩序。

读孟尝君传王安石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游褒禅山记王安石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阳洞者，以其在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馀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虽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後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予所至，

比好游者尚不能什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於是予有叹焉：古人之观於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於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於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後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

※白鹿洞书院学规朱熹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而揭之楣间。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於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而恐惧者，必有严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

※正气歌并序文天祥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檐阴薪爨，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腥臊汗垢，时则为人气；或圊溷、或毁、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间，於兹二年矣，幸而无恙，是殆有

养致然尔。然亦安知所养何哉？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何岳，上则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叁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嗟予遘阳九，隶也实不力。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阴房阒鬼火，春院天黑。牛骥同一早，鸡栖凤凰食。一朝蒙露，分作沟中瘠。如此再寒暑，百自辟易。哀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卷十二　明文

司马季主论卜刘基东陵侯既废，过司马季主而卜焉。季主曰：“君侯何卜也？”东陵侯曰：“久卧者思起，久蛰者思启；久懑者思嚏。吾闻之：「蓄极则，极则达，热极则风，壅极则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无往不复。」仆窃有疑，愿爱教焉！”季主曰：“若是，则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为？”东陵侯曰：“仆未究其奥也，愿先生卒教之”。季主乃言曰：“呜呼！天道何亲？惟德之亲；鬼神何灵？因人而灵。夫蓍，枯草也；龟，枯骨也；物也。人，灵於物者也，何不自听而听於物乎？有昔必有今日。是故碎瓦颓垣，昔日之歌楼舞馆也；荒榛断梗，昔日之琼蕤玉树也；露蚕风蝉，昔日之凤笙龙笛也；鬼萤火，昔日之金缸华烛也；秋荼春荠，昔日之象白驼峰也；丹枫白荻，昔日之蜀锦齐纨也。昔日之所无，今日有之不为过；昔日之所有，今日无之不为不足。是故一昼一夜，华开者谢；一春一秋，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为？”

卖柑者言刘基杭有卖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溃，出之烨然，玉质而金色。剖其中，乾若败絮。予怪而问之曰：“若所於人者，将以实笾豆，奉祭祀、供宾客乎？将炫外以惑愚瞽乎？甚矣哉，为欺也！”卖者笑曰：“吾业是有年矣，吾赖是以食吾躯。吾售之，人取之，未尝有言；而独不足子所乎！世之为欺者不寡矣，而独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孙、吴之略耶？峨大冠、托长绅者，昂昂乎庙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业耶？盗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而不知理，坐糜廪粟而不知耻。观其坐高堂、骑大马、醉醇醴而饫肥鲜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予默然无应。退而思其言，类东方生滑稽之流。岂其愤世疾邪者耶？而托于柑以讽耶？

※尚节亭记刘基古人植卉木而有取义焉者，岂徒为玩好而已。故兰取其芳，谖草取其忘忧，莲取其出污而不染。不特卉木也，佩以玉，环以象，坐右之器以；或以之比德而自励，或以之惩志而自警，进德修业，於是乎有裨焉。会稽黄中立，好植竹，取其节也，故为亭竹间，而名之曰“尚节之亭”，以为读书游艺之所，澹乎无营乎外之心也。予观而喜之。夫竹之为物，柔体而虚中，婉婉焉而不为风雨摧折者，以其有节也。至於涉寒暑，蒙霜雪，而柯不改，叶不易，色苍苍而不变，有似乎临大节而不可夺之君子。信乎有诸中，形於外，为能践其

形也。然则以节言竹，复何以尚之哉！世衰道微，能以节立身者鲜矣。中立抱材未用，而早以节立志，是诚有大过人者，吾又安得不喜之哉！夫节之时义，大易备矣；无庸外而求也。草木之节，实枝叶之所生，气之所聚，筋脉所凑。故得其中和，则畅茂条达，而为美植；反之，则为瞒为液，为瘿肿，为屈，而以害其生矣。是故春夏秋冬之分至，谓之节；节者，阴阳寒暑转移之机也。人道有变，其节乃见；节也者，人之所难处也，於是乎有中焉。故让国、大节也，在泰伯则是，在季子则非；守死、大节也，在子思则宜，在曾子则过。必有义焉，不可胶也。择之不精，处之不当，则不为畅茂条达，而为瞒液、瘿肿、屈矣。不亦达哉？传曰："行前定则不困。"平居而讲之，他日处之裕如也。然则中立之取诸竹以名其亭，而又与吾徒游，岂苟然哉？

深虑论方孝孺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於所忽之中，而乱常起於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与？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当秦之世，而灭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可不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匹夫，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皆出其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於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因於夷狄。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负盖世之才，其於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於此，而祸兴於彼，终至於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良医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彼岂工於活人而拙於活己之子哉？乃工於谋人而拙於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後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惟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於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後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也，而岂天道哉？

瘗旅文王守仁维正德四年秋月二日，有吏目云自京来者，不知其名氏；携一子、一仆，将之任，过龙场，投宿土苗家。予从篱落间望见之，阴雨昏黑，欲就问讯北来事，不果。明早，遣人觇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坡来，云一老人死坡下，傍雨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伤哉！"薄暮，复有人来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

哭；询其状，则其子又死矣。明日，复有人来云，见坡下积尸叁焉；则其仆又死矣。呜呼伤哉！念其暴骨无主，将二童子持畚锸往瘗之，二童子有难色然。予曰："噫！吾与尔犹彼也！"二童闵然涕下，请往。就其傍山麓为叁坎，埋之。又以只鸡、饭叁盂，嗟吁涕而告之曰："呜呼伤哉！何人？何人？吾龙场驿丞馀姚王守仁也。吾与尔皆中土之产，吾不知尔郡邑，尔胡为乎来为兹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乡，游宦不逾千里。吾以窜逐而来此，宜也。尔亦何辜乎？闻尔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尔率妻子躬耕可有也；胡为乎以五斗而易尔七尺之躯；又不足，而益以尔子与仆乎？呜呼伤哉！尔诚念兹五斗而来，则宜欣然就道；胡为乎吾昨望见尔容，蹙然盖不胜其忧者？夫冲冒霜露，扳援崖壁，行万峰之顶，饥渴劳顿，筋骨疲惫；而又瘴疠侵其外，忧郁攻其中，其能以无死乎？吾固知尔之必死，然不谓若是其速；又不谓尔子、尔仆，亦遽然奄忽也！皆尔自取，谓之何哉？""吾念尔叁骨之无依而来瘗耳，乃使吾有无穷之怆也！呜呼伤哉！纵不尔瘗，幽崖之狐成群，阴壑之虺如车轮，亦必能葬尔於腹，不致久暴露尔！尔既已无知，然吾何能为心乎？自吾去父母乡国而来此，叁年矣；历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尝一日之戚戚也。今悲伤若此，是吾为尔者重，而自为者轻也；吾不宜复为尔悲矣。吾为尔歌，尔听之！""歌曰：「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莫知西东兮，维天则同。异域殊方兮，环海之中。达观随遇兮，奚必予宫。魂兮魂兮，无悲以恫！」"

"又歌以慰之曰：「与尔皆乡土之离兮！蛮之人言语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兹兮，率尔子仆，来从予兮！吾与尔遨以嬉兮，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乡而嘘唏兮！吾苟获生归兮，尔子尔仆尚尔随兮，无以无侣悲兮！道傍之兮，多中土之流离兮，相与呼啸而徘徊兮！餐风饮露，无尔饥兮！朝友麋鹿，暮猿与兮！尔安尔居兮，无为厉於兹墟兮！」"

※教条示龙场诸生王守仁

诸生相从於此，甚盛。恐无能为助也，以四事相规，聊以答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学，叁曰改过，四曰责善。其慎听，毋忽！

立志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於志者。今学者旷废隳惰，玩岁时，而百而百无所成，皆由於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昔人所言："使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乡党贱恶之，如此而不为善，可也，为善则父母爱之，兄弟悦之，宗族乡党敬信之，何苦而不为善、为君子？使为恶而父母爱之，兄弟悦之，宗族乡党敬信之，如此而为恶，可也。为恶则父母

怒之，兄弟怨之，宗族乡党贱恶之，何苦必为恶、为小人？”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勤学已立志为君子，自当从事於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从吾游者，不以聪慧警捷为高，而以勤确谦抑为上。诸生试观侪辈之中，苟有“虚而为盈，无而为有”讳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资禀虽甚超迈，侪辈之中有弗疾恶之者乎？有弗鄙贱之者乎？有弗鄙贱之者乎？彼固将以欺人，人果遂为所欺，有弗窃笑之者乎？苟有谦默自持，无能自处，笃志力行，勤学好问；称人之善，而咎己之失；从人之长，而明己之短；忠信乐易，表里一致者，使其人资禀虽甚鲁钝，侪辈之中，有弗称慕之者乎？彼固以无能自处，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为无能，有弗敬尚之者乎？诸生观此，亦可以知所从事於学矣。

改过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故不贵放无过，而贵於能改过。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於廉耻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於孝友之道，陷於狡诈偷刻之习者乎？诸生殆不至於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误蹈，素无师友之讲习规饬也。诸生试内省，万一有近於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当以此自歉，遂馁於改过从善之心。但能一旦脱然洗涤旧染，虽昔为盗寇，今日不害为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虽改过而从善，人将不信我，且无赎於前过，反怀羞涩疑沮，而甘心於污浊终焉，则吾亦绝望尔矣。

责善“责善，朋友之道；”然须“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爱，致其婉曲，使彼闻之而可从，绎之而可改，有所感而无所怒，乃为善耳。若先暴白其过恶，痛毁极诋，使无所容，彼将发其愧耻愤恨之心；虽欲降以相从，而势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为恶矣。故凡讦人之短，攻发人之阴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责善。虽然，我以是而施於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师也，安可以不乐受而心感之乎？某於道未有所得，其学卤莽耳。谬为诸生相从於此。每终夜以思，恶且未免，况於过乎？人谓“事师无犯无隐”，而遂谓师无可谏，非也。谏师之道，直不至於犯，而婉不至於隐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盖校学相长也。诸生责善，当自吾始。

报刘一丈书宗臣数千里外，得长者时赐一书，以慰长想，即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馈遗，则不才益将何以报焉？书中情意甚殷，即长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长者深也。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称位”语不才，则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称，固自知之矣；至於不孚之病，则尤不才为甚。且今之所谓孚者，何哉？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门者故

不入，则甘言媚妇人状，袖金以私之。即门者持刺入，而主人又不即出见；立厩中仆马之间，恶气袭衣袖，即寒毒热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则前所受赠金者，出报客曰："相公倦，谢客矣！客请明日来！"即明日，又不敢不来。夜披衣坐，闻鸡鸣，即起盥栉，走马抵门；门者怒曰："为谁？"则曰："昨日之客来。"则又怒曰："何客之勤也？岂有相公此时出见客乎？"客心耻之，强忍而与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门者又得所赠金，则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厩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见，则惊走匍匐阶下。主者曰："进！"则再拜，故迟不起；起则上所上寿金。主者故不受，则固请。主者故固不受，则又固请，然後命吏纳之。则又再拜，又故迟不起；起则五六揖始出。出揖门者曰："官人幸顾我，他日来，幸无阻我也！"门者答揖。大喜奔出，马上遇所交识，即扬鞭语曰："适自相公家来，相公厚我，厚我！"且虚言状。即所交识，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语人曰："某也贤！某也贤！"闻者亦心许交赞之。此世所谓上下相孚也，长者谓仆能之乎？前所谓灌门者，自岁时伏腊，一刺之外，即经年不往也。闲道经其门，则亦掩耳闭目，跃马疾走过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则仆之褊衷，以此长不见怡於长吏，仆则愈益不顾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有命，吾惟守分而已。"长者闻之，得无厌其为迂乎？

沧浪亭记遍有光浮图文瑛，居大云庵，环水，即苏子美沧浪亭之地也。亟求余作沧浪亭记，曰："昔子美之记，记亭之胜也；请子记吾所以为亭者。"余曰："昔吴越有国时，广陵王镇吴中，治南园於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孙承佑，亦治园於其偏。迨淮南纳土，此园不废，苏子美始建沧浪亭，最後禅者居之，此沧浪亭为大云庵也。有庵以来二百年，文瑛寻古遗事，复子美之构於荒残灭没之馀，此大云庵为沧浪亭也。夫古今之变，朝改易，尝登姑苏之台，望五湖之渺茫，群山之苍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阖闾、夫差之所争，之胥、种、蠡之所经营，今皆无有矣！庵与亭何为者哉？虽然，钱因乱攘窃，保有吴越，国富兵强，垂及四世，诸子姻戚，乘时奢僭，宫馆苑囿，极一时之盛；而子美之亭，乃为释子所钦重如此。可以见士之欲垂名於千载之後，不与其澌然而兵尽者，则有在矣！"文瑛读书，喜诗，与吾徒游，呼之为沧浪僧云。

先妣事略遍有光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来归。逾年，生女淑静；淑静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殇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逾年，生有尚，妊十二月。逾年，生淑顺。一岁，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数颦蹙顾诸婢曰："吾为多子苦！"老妪以杯水盛二螺进，曰："饮此後，妊不数矣。"孺人举之尽，喑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叁日，孺人卒。诸

儿见家人泣，则随之泣，然犹以为母寝也。伤哉！於是家人延画工画，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画有光，鼻以下画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孺人讳桂。外曾祖讳明；外祖讳行，太学生；母何氏。世居吴家桥，去县城东南叁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桥并小佰以东，居人环聚，尽周氏也。外祖与其叁兄皆以赀雄；敦尚简实，与人说村中语，见子弟甥侄无不爱。孺人之吴家桥，则治木棉；入城，则缉；灯火荧荧，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问遗。孺人不忧米、盐，乃劳苦若不谋夕。冬月火炭屑，使婢子为团，累累暴阶下。室靡弃物，家无闲人。儿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纫缀不辍，户内然。遇童仆有恩，虽至楚，皆不忍有後言。吴家桥岁致鱼、蟹、饼饵，率人人得食。家中人闻吴家桥人至，皆喜。有光七岁，与从兄有嘉人学。每阴风细雨，从兄辄留，有光意恋恋，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觉寝，促有光暗诵孝经，即熟读，无一字龃龉，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舅母卒；四姨归顾氏又卒；死叁十人而定，惟外祖与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归王叁接，孺人所许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补学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妇，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抚爱之，益念孺人。中夜与其妇泣，追惟一二，彷佛如昨，馀则茫然矣。世乃有无母之人，天乎！痛哉！

项脊轩志遍有光

项脊轩，旧南子也。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尘泥渗漉，雨泽下注，每移案顾视，无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余稍为修葺，使不上漏；前辟四窗，垣墙周庭，以当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杂植兰桂竹木於庭，旧时栏，亦遂增胜。借昼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叁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驳，珊珊可爱。然余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为一，迨诸父异爨，内外多置小门墙，往往而是。东犬西吠，客逾庖而宴，鸡栖於厅。庭中始为篱，已为墙，凡再变矣。家有老妪，尝居於此。妪，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抚之甚厚。室西连於中闺，先妣尝一至。妪每谓余曰：“某所而母立於兹。”妪又曰：“汝姊在吾怀，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门扉曰：「儿寒乎？欲食乎？」吾从板外相为应答。”语未毕，余泣，妪亦泣。余自束发读书轩中，一日，大母过余曰：“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比去，以手阖门，自语曰：“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顷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他日汝当用之。”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轩东，故尝为厨，人往，从轩前过。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轩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护者。项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女怀清台。

刘玄德与曹操争天下，诸葛孔明起陇中。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区区处败屋中，方扬眉瞬目，谓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谓与井之蛙何异？余既为此志，後五年，吾妻来归；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曰：“闻姊家有子，且何谓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坏不修。其後二年，余久卧病无聊，乃使人复葺南子，其制稍异於前。然自後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蔺相如完璧归赵论王世贞蔺相如之完璧，人皆称之，予未敢以为信也。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诈赵而胁其璧，是时言取者，情也，非欲以窥赵也。赵得其情则弗予，不得其情则予；得其情而畏之则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则弗予：此两言决耳，奈之何既畏而复挑其怒也？且夫秦欲璧，赵弗予璧，两无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予城，曲在秦；秦出城而璧归，曲在赵。欲使曲在秦，则莫如弃璧；畏弃璧，则莫如弗予。夫秦王既按图以予城，又设九宾，斋而受璧，其势不得不予城。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则前请曰：“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夫璧，非赵宝也；而十五城，秦宝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弃我如草芥也。大王弗予城而赵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请就死於国，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返璧也。今奈何使舍人怀而逃之，而归直於秦？是时秦意未欲与赵绝耳。令秦王怒而相如於，武安君十万众压邯郸而璧与信，一胜而相如族，再胜而璧终入秦矣！吾故曰：“蔺相如之获全於璧也，天也。”若而劲渑池柔廉颇，则愈出而愈妙於用；所以能完赵者，天固曲全之哉！

徐文长传袁宏道徐渭，字文长，为山阴诸生，声名籍甚。薛公蕙校越时，奇其才，有国士之目；然数奇，屡试辄蹶。中丞胡公宗宪闻之，客诸幕。文长每见，则葛衣乌巾，纵谈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时公督数边兵，威镇东南；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议者方之刘真长、杜少陵云。会得白鹿属文长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计，皆出其手。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视一世事无可当意者；然竟不偶。文长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雷行，雨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於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你，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识，气沈而法严，不以模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韩、曾之流亚也。文长既雅不与时调合，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文长皆叱而怒之，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欧阳公所谓妖

韶女，老自有馀态者也。间以其馀，旁溢为花鸟，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杀其继室，下狱论死；张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馀，竟不得死。周望言晚岁诗文益奇，无刻本，集藏於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钞录，今未至。余所见者，徐文长集、阙编二种而已。然文长竟以不得志於时，抱愤而卒。石公曰："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囹圄。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虽然，胡公闲世豪杰，永陵英主，幕中礼数异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悦，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独身未贵耳。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梅客生尝寄予书曰："文长吾老友，病奇於人，人奇於诗。"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悲夫！"

※西湖杂记袁宏道初至西湖记从武林门而西，望保塔突兀层崖中，则已心飞湖上也。午刻入昭庆，茶毕，即棹小入舟入湖。山色如蛾，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此时欲下一语描写不得，大约如东阿王梦中初遇洛神时也。余游西湖始此，时万历丁酉二月十四日也。晚同子公渡净寺，觅阿宾旧住僧房。取道由六桥岳坟石径塘而归。草草领略，未及偏赏。次早得陶石篑帖子，至十九日，石篑兄弟同学佛人王静虚至，湖山好友，一时凑集矣。

晚游六桥待月记西湖最盛，为春为月。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石篑数为余言：傅金吾园中梅，张功甫玉照堂故物也，急往观之。余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湖上。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绿烟红雾，弥漫二十馀里。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於堤畔之草，冶极矣。然杭人游湖，止午未申叁时；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此乐留与山僧游客受用，安可为俗士道哉！

断桥湖上之盛，在六桥及断桥两堤。断桥旧有堤甚狭，为今侍中所增饰，工致遂在六桥之上。夹道种绯桃、垂杨、玉兰、山茶之属二十馀种。白石砌其边如玉，布地皆软沙。旁附小堤，益以杂花。每步其上，即乐而忘归，不十馀往还不止。闻往年堤上花开，不数日，多被人折去。今春禁严，花开最久。浪游遭遇之奇，此其一矣。

雨後游六桥记寒食後雨，余曰："此雨为西湖洗红，当急与桃花作别，勿滞也。"午霁，偕诸友至第叁桥。落花积地寸馀，游人少，翻以为快。忽骑者白纨而过，光晃衣，鲜丽倍常，诸友白其内者皆去

表。少倦，卧地上饮，以面受花，多者浮，少者歌，以为乐。偶艇子出花间，呼之，乃寺僧载茶来者。各啜一杯，荡舟浩歌而返。

飞来峰湖上诸峰，当以飞来为第一，高不馀数十丈，而苍翠玉立：渴虎奔猊，不足为其怒也；神呼鬼立，不足为其怪也；秋水暮烟，不足为其色也；颠书吴画，不足为其变幻诘曲也。石上多异木，不假土壤，根生石外。前後大小洞四五，窈窕通明，溜乳作花，若刻若镂。壁间佛像，皆杨秃所为，如美人面上瘢痕，奇丑可厌。余前後登飞来者五：初次与黄道元方子公同登，单衫短後，直穷莲花峰顶，每遇一石，无不发狂大叫。次与王闻溪同登，次为陶石篑周海宁，次为王静虚、石篑兄弟，次为鲁休宁。每游一次，辄思作一诗，卒不可得。

灵隐灵隐寺在北高峰下，寺最奇胜，门景尤好。由飞来峰至冷泉亭一带，涧水溜玉，画壁流青，是山之极胜处。亭在山门外，尝读乐天记有云："亭在山下水中，寺四南隅。高不倍寻，广不累丈，撮奇搜胜，物无遁形。春之日，草薰木欣，可以导和纳粹；夏之日，风冷泉，可以蠲烦析酲。山树为盖，石为屏，云从栋生，水与阶平。坐而之，可濯足於床下；卧而狎之，可垂钓於枕上。潺洁澈，甘粹柔滑，眼目之嚣，心舌之垢，不待盥涤，见辄除去。"观此记，亭当在水中。今依涧而立，涧阔不丈馀，无可置亭者，然则冷泉之景，比旧盖减十分之七矣。韬光在山之腰，出灵隐後一二里，路径甚可爱。古木婆娑，草香泉渍，淙淙之声，四分五路，达於山厨。内望钱塘江，浪纹可数。余始入灵隐，疑未之问诗不似。意古人取景，或亦如近代词客，捃拾帮凑。及登韬光，始知"沧海浙江，扪萝刳木"数语，字字入画，古人真不可及矣。宿韬光之次日，余与石篑子公，同登北高峰绝顶而下。

莲花洞莲花洞之前，为居然亭。亭轩豁可望。每一登览，则湖光献碧，须眉形影，如落镜中。六桥杨柳一络，牵风引浪，萧疏可爱。晴雨烟月，风景互异，净慈之绝胜处也，洞石玲珑若生，巧逾雕镂。余尝谓吴山南屏一派，皆石骨土肤，中空四达，愈搜愈出。近若宋氏园亭，皆搜得者。又紫阳宫石，为孙内使搜出者甚多。噫！安得五丁神将挽钱塘江水，将尘泥洗尽，山骨尽出，其奇奥当何如哉？

※复多尔衮书史可法

南中向接好音，法遂遣使问讯吴大将军，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谊於草莽也，诚以"大夫无私交"，春秋之义。今倥偬之际，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从天而降也。循读再叁，殷殷至意，若以逆贼尚稽天讨，烦贵国忧。法且感且愧，惧左右不察，谓南国臣民，安江左，意忘君父之怨，敬为贵国一详陈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真尧

舜之主也；以庸臣误国，致有叁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枢，救援无及。师次淮上，凶问遂来。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无君，虽肆法於朝；以为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谢先皇帝於地下哉？尔时南中臣民，哀恸如丧考妣，无不拊膺切齿，欲悉东南之甲，立翦凶雠；而二叁老臣，谓国破君亡，宗社为重，相与迎立今上，以系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孙，光宗犹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顺，天与人归。五月朔日，驾临南都，万姓夹道欢呼，声闻数里。群臣劝进，今上悲不自胜，让再让叁，仅允监国。迨臣民伏阙屡请，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从前凤集河清，瑞应非一；即告庙之日，紫云如盖，祝文升霄，万目共瞻，欣传盛事。大江涌出梓数十万章，助修宫殿。岂非天意也哉？越数日，遂命法视师北上，刻日西征。忽传我大将军吴叁桂借兵贵国，破走逆贼，为我先皇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殿，抚辑群黎，且罢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铄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谨於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连兵西讨。是以王师既发，复次江淮。及辱明诲，引春秋大义，来相诘责，善哉乎推言之！然此乃为列国君薨，世子应立，有贼未讨，不忍死其君者立说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宫皇子，惨变非常，而犹拘牵"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统"之义，中原鼎沸，仓猝出师，将何以维系人心，号召忠义？紫阳纲目踵事春秋。其间特书：如莽移汉鼎，光武中兴；丕废山阳，昭烈践阼；怀愍亡国，晋元嗣基；徽钦蒙尘，宋高缵统；是皆於国雠未翦之日，亟正位号。纲目未尝斥为自立，率以正统与之。甚至如玄宗幸蜀，太子即位灵武，议者疵之，亦未尝不许以行权，幸其光复旧物也。本朝传世十六，正统相承，自治冠带之族，继绝存亡，仁恩遐被。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宁不闻乎？今痛心本朝之难，驱除乱逆，可谓大义复着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岁输以金缯；回纥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贵国笃念世好，兵以义动，万代瞻仰，在此一举。若乃乘我蒙难，弃女子崇雠，规此幅员，为德不卒，是以义始而以利终，为贼人所窃笑也。贵国岂其然乎？往者，先帝轸念潢池，不忍尽戮，剿抚互用，贻误至今。今上天纵英明，刻刻以复雠为念。庙堂之上，和衷体国。介胄之士，饮泣枕戈。忠义民兵，愿为国死。窃以为天亡逆闯，当不越於斯时矣。语曰："树德务滋，除恶务尽。"今逆贼未伏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且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誓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则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盘盂从事矣。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蹈大戮，罪应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者，实惟社稷之故。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所以报也。惟殿下实

昭鉴之！

附录一　元文

※送秦中诸人引元好问关中风土完厚，人质直而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至於山川之胜，游观之富，天下莫与为比：故有四方之志者，多乐居焉。予年二十许时，侍先人官略阳，以秋试，留长安中八九月。时纨绮气未除，沈湎酒间，知有游观之美，而不暇也。长大来，与秦人游益多，知秦中事益熟，每闻谈周汉都邑，及蓝田杜间风物，则喜色津津然动於颜间。二叁君多秦人，与予游，道相合而意相得也。常约近南山，寻一牛田，营五亩之宅，如举子结夏课时，聚书深读，时时酿酒为具，从宾客游，伸眉高谈，脱屣世事，览山川之胜概，考前世之遗迹，庶几乎不负古人者。然予以家在嵩前，暑途千里，不若二叁君之便於归也。清秋扬鞭，先我就道，矫首西望，长吁青云。今夫世俗惬意事，如美食、大官、高赀、华屋，皆众人所必争，而造物者之所甚靳，有不可得者。若夫闲居之乐，澹乎其无味，漠乎其无所得，盖自放於方之外者之所贪，人何所争，而造物者亦何靳耶？行矣诸君！明年春风，待我於輞川之上矣。

※尚志斋说虞集夫尝观於射乎？正鹄者，射者之所志也。於是良尔弓，直尔矢，养尔气，畜尔力，正尔身，守尔法，而临之。挽必圆，视必审，发必决，求中乎正鹄而已矣。正鹄之不立，则无专一之趣乡，虽有善器、力，茫茫然将安所施哉？况乎弛焉以嬉，焉以发，初无定的，亦不期於必中者；其君子绝之，不与为偶，以其无志也。善为学者，苟知此说，其亦可以少警矣乎？夫学者之欲至於圣贤，犹射者之求中夫正鹄也。不以圣贤为准的而学者，是不立正鹄而射者也。志无定向，则泛滥茫洋，无所底止，其不为妄人者几希！此立志之最先者也。既有定向，则求所以至之之道焉，尤非有志者不能也。是故从师、取友，读书、穷理，皆求至之事也。於是平居无事之时，此志未尝慢也；应事接物之际，此志未尝乱也；安逸、顺适，志不为丧；患难、忧戚，志不为慑；必求达吾之欲志而後已。此立志始终不可渝者也。是故志苟立矣，虽至於圣人可也。昔人有言曰：“有志者，事竟成。”又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此之谓也。志苟不立，虽细微之事，犹无可成之理；况为学之大乎？昔者夫子以生知天纵之资，其始学也，犹必曰志；况吾党小子之至愚极困者乎？其不可不以尚志为至要至急也，审矣。今大司寇之上士浚仪黄君之善教子也，和而有制，严而不离。尝遣济也受业於予，济也请题其斋居以自励，因为书写“尚志”二字以赠之。他日暂还其乡，又来求说，援笔书所欲言，不觉其烦也。济也尚思立志乎哉！

附录二　清文

※廉耻彼炎武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於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礼犯义，其原皆生於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吾观叁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後凋於岁寒，鸡鸣不已於风雨，彼众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顷读颜氏家训，有云：“齐朝一士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嗟呼！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乱世，犹为此言，尚有小宛诗人之意；彼阉然媚於世者，能无愧哉！

※大铁椎传魏禧大铁椎，不知何许人。北平陈子灿省兄河南，与遇宋，怀庆青华镇人，工技击，七省好事者皆来学，人以其健，呼“宋将军”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怀庆人，多力善射，长子灿七岁，少同学，故尝与过宋将军。时座上有健啖客，貌甚寝，右胁夹大铁椎，重四五十斤，饮食拱揖不暂去。柄铁摺叠环复，如锁上，引之长丈许。与人罕言语，语类楚声。问其乡及姓名，皆不答。既同寝，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讫不见。子灿见窗户皆闭，惊问信之。信之曰：“客初至时，不冠不袜，以蓝手巾裹头，足缠白布，大铁椎外，一物无所持，而腰多白金。吾与将军，俱不敢问也。”子灿而醒，客则鼾睡炕上矣。一日，辞宋将军曰：“吾始闻汝名，以为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将军强留之。乃曰：“吾尝夺取诸响马物，不顺者，辄击杀之。众魁请长其群，吾又不许，是以雠我。久居此，祸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决斗某所。”宋将军欣然曰：“吾骑马挟矢以助战。”客曰：“止！贼能且众，吾欲护汝，则不快吾意。”宋将军故自负，且欲观客所为，力请客。客不得已，与偕行。将至斗处，送将军登空堡上，曰：“但观之，慎勿声，令贼知汝也！”时鸡鸣月落，星光照旷野，百步见人。客驰下，吹觱数声，顷之，贼二十馀骑四面集，步行负弓矢从者百馀人。一贼提刀纵马奔客，曰：“奈何杀吾兄？”言未毕，客乎曰：“椎。”贼应声落马，马首尽裂。众贼环而进，客从容挥

椎，人马四面仆地下，杀叁十馀人。宋将军屏息观之，股栗欲堕。忽闻客大呼曰："吾去矣！"地尘且起，黑烟滚滚，东向驰去，後遂不复至。论曰："子房得力士，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大铁椎其人与？天生异人，必有所用之。予读陈同甫中兴遗传，豪俊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见功名於世者，又何多也？岂天之生才，不必为人用与？抑用之自有时与？"

※祭妹文袁枚乾隆丁亥冬，葬叁妹素文於上元之羊山而奠以文曰：呜呼！汝生於浙而葬於斯，离吾乡七百里矣；当时虽梦幻想，宁知此为归骨所耶！汝以一念之贞，遇人仳离，致孤危托落；虽命之所存，天实为之，然而累汝至此者，未尝非予之过也。予幼从先生受经，汝差肩而坐，爱听古人节义事，一旦长成，遽躬蹈之。呜呼！使汝不识诗书，或未必艰贞若是。余捉蟋蟀，汝奋臂出其间，岁寒虫僵，同临其穴。今予殓汝葬汝，而当日之情形，憬然赴目。予九岁，憩书，汝梳只髻，披单缣来，温缁衣一章。适先生户入，闻两童子音琅琅然，不觉莞尔，连迷则则；此七月望日事也，汝在九原，当分明记之。予弱冠粤行，汝掎裳悲恸。逾二年，予披宫锦还家，汝从东厢扶案出，一家瞠视而笑，不记语从何起；大概说长安登科，函使报信迟早云尔。凡此琐琐，虽为陈迹，然我一日未死，则一日不能忘。旧事填膺，思之凄梗，如影历历，逼取便逝。悔当时不将情状，罗缕纪存；然而汝已不在人间，则虽年光倒流，儿时可再，而亦无与为证印者矣。汝之义绝高氏而归也：堂上阿，仗汝扶时；家中文墨，顺汝办治。尝谓女流中最少明经义、谙雅故者；汝嫂非不婉，而於此微缺然。故自汝归後，虽为汝悲，实为予喜。予又长汝四岁，或人间长者先亡，可将身後托汝；而不谓汝之先予以去世。前年予病，汝终宵刺探，减一分则喜，增一分则忧。後虽小差，犹尚，无所娱遣。汝来床前，为说稗官野史可喜可愕之事，聊资一。呜呼！今而後吾将再病，教从何处呼汝耶！汝之疾也，予信医言无害，远吊扬州。汝又虑戚吾心，阻人走报。及至已极，阿问望兄归否，强应曰诺已。予先一日梦汝来诀，心知不祥，飞舟渡江，果予以未时还家，而汝以辰时气绝，四支犹温，一目未瞑，盖犹忍死待予也。呜呼痛哉！早知诀汝，则予岂肯远游；即游，亦尚有几许心中言，要汝知闻，共汝筹画也。而今已矣！除吾死外，当无见期。吾又不知何日死，可以见汝；而死後之有知无知，与得见不得见，又卒难明也。然则抱此无涯之憾，天乎，人乎，而竟已乎！汝之诗，吾已付梓；汝之女，吾已代嫁；汝之生平，吾已作传；惟汝之窀穸，尚未谋耳。先茔在杭，江广河深，势难归葬，故请母命而宁汝於斯，便祭扫也。其旁葬汝女阿印，其下两：一为阿爷侍者朱氏，一为阿兄侍者陶氏。羊山旷渺，南望原隰，西望栖霞，风雨晨昏，羁魂有伴，当不孤寂。所怜者，吾自戊寅年读汝哭侄诗後，至今无男，两女牙牙，生汝死後，周耳。予虽亲在，未敢言老；而齿危

发秃，暗里自知，知在人间，尚复几日！阿品远官河南，亦无子女，九族无可继者。汝死我葬，吾死谁埋，汝倘有灵，可能告我？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先母邹孺人灵表汪中母讳维贞，先世无锡人，明末迁江都；凡七支，其六皆绝，故亡其谱系。父处士君鼒，母张孺人。处士授学於家，母暇日於屏後听之，由是塾中诸书皆成诵。张孺人蚤没，处士衰耗，母尽心奉养，抚二弟有恩，家事以治。及归於汪，汪故贫，先君子始为赘婿；世父将鬻其宅，先主无所置，母曰："焉有为人妇不事舅姑者？"请於处士君，割别室奉焉。已而世叔父数人，皆来同爨。先君子羸病，不治生。母生子女各二，室无童婢，饮食衣屦，咸取具一身，月中不寝者过半。先君子下世，世叔父益贫，久之散去。母教女弟子数人，且缉屦以为食，犹思与子女相保；直岁大，乃荡然无所托命矣。再徙北城，所居止叁席地，其左无壁，覆之以苫。日常使姐守舍，携带中及妹，累然丐於亲故，率日不得一食；归则藉稿於地。每冬夜号寒，母子相拥，不自意全济，比见晨光，则欣然有生望焉。迨中入学宫，游艺四方，稍致甘旨之养。母百病交攻，历岁月，竟致不起。呜呼痛哉！母忠质慈祥，生平无妄言；接下以恩，多所顾念。方中幼时，叁族无见恤者，母九死流离，抚其遗孤，至於成立。母禀气素强，不近医药。计母生七十有六年，少苦操劳，中苦乏，老苦疾；重以天属之乖，人事之郁，盖终其身，鲜一日之欢焉。论其摧剥，金石可锁，况於血气？故吾母虽以中寿告终，不得谓其天年之止於是也。呜呼！生我之恩，送死之戚，人所同也；家获再造，而积苦以陨身，行路伤之，况在人子？呜呼痛哉！以乾隆五十二年七月辛丑朔卒，明年叁月戊寅，合葬於先君子之墓，其哀子中泣血为之表，曰；呜呼！汪氏节母，此焉其墓。更百苦以保其後，後之人尚保其封树。

※梅花岭记全祖望顺治二年乙酉四月，江都围急。督相史忠烈公知势不可为，集诸将而语之曰："吾誓与城为殉，然仓皇中不可落於敌人之手以死。谁为我临期成此大节者？"副将军史德威慨然任之。忠烈喜曰："吾尚未有子，汝当以同姓为吾後。吾上书太夫人，谱汝诸孙中。"二十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诸将果争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执刃。遂为诸将所拥而行。至小东门，大兵如林而立。马副使鸣、任太守民育，及诸将刘都督肇基等皆死。忠烈乃瞠目曰："我史阁部也！"被执至南门，和硕豫亲王以先生呼之，劝之降，忠烈大骂而死。初，忠烈遗言："我死，当葬梅花岭上。"至是，德威求功之骨不可得，及以衣冠葬之。或曰："城之跛也，有亲见忠烈青衣乌帽，乘白马，出天宁门投江死者，未尝殒於城中也。"自有是言，大江南北，遂谓忠烈未死。已而英、霍山师大起，

皆托忠烈之名，彷佛陈涉之称项燕。吴中孙公兆奎，以起兵不克，执至白下。经略洪承畴与之有旧，问曰："先生在兵间，审知故扬州阁部史公果死耶？抑未死耶？"孙公答曰："经略从北来，审知故松山殉难督师洪公果死耶？抑未死也？"承畴大恚，急呼麾下驱出斩之。呜呼！神仙诡诞之说，谓颜太师以兵解，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蝉蜕，实未尝死。不知忠义者圣贤家法，其气浩然，长留天地之间，何必出世入世之面目？神仙之说，所谓"为蛇画足"。即如忠烈遗骸，不可问矣；百年而後，予登岭上客述忠烈遗言，无不泪下如雨，想见当日围城光景。此既忠烈之面目宛然可遇，是不必问其果解脱否也。而况冒其未死之名者哉！墓旁有丹徒钱烈女之，亦以乙酉在扬，凡五死而得绝，时告其父母火之，无留骨秽地，扬人葬之於此。江右王猷定，关中黄遵、粤东屈大均，为作传铭哀词。顾尚有未尽表章者：予闻忠烈兄弟，自翰林可程下，尚有数人，其後皆来江都省墓。适英、霍山师败，捕得冒称忠烈者；大将发至江都，令史氏男女来认之。忠烈之第八弟已亡，其夫人年少有色，守节，亦出视之。大将艳其色，欲强娶之；夫人自裁而死。时以其出於大将之所逼也，莫敢为之表章者。呜呼！忠烈尝恨可程在北，当易姓之间，不能仗节，出疏纠之。岂知身後乃有弟妇，以女好而踵兄公之馀烈乎！梅花如雪，芳香不染，异日有作忠烈祠者，副使诸公，谅在从祀之列，当另为别室以祀夫人，附以烈女一辈也。

※左忠毅公轶事方苞先君子尝言，乡先辈左忠毅公视学京畿。一日，风雪严寒，从数骑出，微行，入古寺。庑下一生伏案卧，文方成草。公阅毕，即解貂覆生，为掩户，叩之寺僧，则史公可法也。及试，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视。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诸儿碌碌，他日继吾志事，惟此生耳。"及左公下厂狱，史朝夕窥狱门外。逆阉防伺甚严，虽家仆不得近。久之，闻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谋於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公更敝衣草屦，背筐，手长，为除不洁者，引入，微指左公处，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前来！柄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入投击势。史噤不敢发声，趋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崇祯末，流贼张献忠出没蕲、黄、潜、桐间，史公以凤庐道奉檄守御，每有警，辄数月不就寝，使将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择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则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铿然有声。或劝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负朝廷，下恐愧吾师也。"史公治兵，往来桐城，必躬造左公弟，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余宗老涂山，左公甥也，与先君子善，谓狱中语乃亲得之於史公云。

※登泰山记姚鼐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当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最高日观峰，在长城南十五里。余以乾隆叁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於泰安。是月丁未，与知府朱孝纯子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馀。泰山正南面有叁谷；中谷绕泰安城下，郦道元所谓环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巅。古时登山，循东谷入，道有天门。东谷者，古谓之天门溪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当道者，世皆谓之天门云。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晦，五鼓，与子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樗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宫在碧霞元君祠东。是日观道中石刻，自唐显庆以来，其远古刻尽漫失；僻不当道者，皆不及往。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圜。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桐城姚鼐记。

※致沅弟书曾国藩

沅弟左右：鄂督五福堂有回禄之灾，幸人口无恙，上房无恙，受惊已不小矣。其屋系板壁纸糊，本易招火。凡遇此等事，只可说打杂人役失火，固不可疑会匪之毒谋，尤不可怪仇家之奸细。若大惊小敝，胡想乱猜，生出多少枝叶，仇家转得传播以为快。惟有处之泰然，行所无事。申甫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星冈公所谓"有福之人善退财"，真处逆境者之良法也。弟求兄随时训示申儆；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来，痛戒无恒之弊；看书写字，从未间断；选将练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强能立工夫。奏疏公牍，再叁斟酌，无一过当之语，自夸之辞，此皆圆融能达工夫。至於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则尚不能免，亦皆随时强制而克去之。弟若欲自儆惕，似可学阿兄丁戊二年之悔，然後痛下针砭，必有大进。立达二字，吾於己未年，曾写於弟之手卷中。弟亦刻刻思自立自强。但於能达处，尚久体验；於不怨尤处，尚难强制。吾信中言皆随时指点，劝弟强制也。赵广汉本汉之贤臣，因星变而劾魏相，後乃身当其

灾，可为殷鉴。默存一悔字，无事不可挽回也。（

爱看豆出品

